

惹
欣

電影巨頭艷史



電影話劇出版社印行

著依地袁 籟天周

史 豔 頭 巨 影 電

集 上

行 印 社 版 出 劇 話 影 電

版 初 月 一 年 八 十 三 國 民 華 中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初版

電影巨頭豔史上集

每冊實售金圓 元

著者 周天籟

袁地依

發行者 姜星谷

出版者 電影話劇社

上海長壽路三一三號

總經理處 五洲書報社

上海山東路二二一號

全國各地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姜序

我在創辦電影話劇半月刊之前，就同周天籟兄談起，有一篇極好的資材，以電影幕後人物的趣事演成小說，不妨以某君之一生豔史，加諸彩色，必可成一鉅著。

後來電影話劇正式問世，爲增強讀者興趣起見，乃決定請周天籟兄執筆，遂定爲「電影巨頭豔史」，刊露後，竟備受讀者歡迎，無奈半途中天籟兄突然告病，然按期連載，一旦中途停止，實有負讀者興趣，不得已乃情商袁地依兄繼續，袁兄素來撰寫電影方面稿件，對電影圈內趣事逸史，絲絲在懷，故繼寫此類長篇，得心應手，恰到好處，尤以袁兄文筆之妙俏，足與天籟兄媲美。

「電影巨頭豔史」陸續在電影話劇刊載中，卽有頗多讀者來函要求發行單行本，讀者愛護的熱忱不可卻，爰徵求二位作者之同意，以二十四章編爲上集，先行付印出版，以饗愛好。

本書之封面，承蒙王可人陸雲先生代爲設計，復得摯友王冷齋兄賜序，特此表示謝意，謹此是序。

姜星谷序於電影話劇出版社

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王序

夫吾國文化逐漸改進以來，社會言情說部，莫不日更月異，滿街飛揚，到處風行，然文筆犀利之作，百無一見，即有之，皆撫舊之唾餘，內容失時，筆調浮滑，令人不堪卒讀，即讀之，亦無興趣之可言，昏昏如墮入五里霧中矣。但社會言情說部，首重取材之輕鬆，文格之細膩，切忌羊頭牛耳，面目全非，與事實相左太遠，而失其針對，譬如描摹少女之懷春，不妄移老婦之思舊，寫淒涼悲境，不悞之於樂地，嘗聞前人云，自古言情說部之結構，任憑情節曲折，纏綿繫人，皆不冠於意趣輕鬆筆調細膩之而爲佳也。

余向不讀此類艷情之書，更不善花間調舌之才，故對於紅燈綠處，風月場中，男女相悅相愛之事，一一均感惘然。客歲來海上，摯友姜子星谷，招爲電影話劇社編輯，濫汗其間，得讀周子天籟所執筆之「電影巨頭艷史」，該文敘述過去電影界巨頭章某之艷事，字裏行間，充分暴露社會上好淫洩慾底巨賈，無恥之行爲。事實瀆瀆，有迹可考，信筆揮落，不憚私我，固不可多得之妙文也。比閱是稿，便覺生氣勃勃，香艷動人，是篇余即以吸引讀者有力目之，及至遂期問世，果深得一班讀者所歡迎，頻頻以惠函相顧，詢諸何不從長發表耶？依諸情況，想見讀者愛戴之忱，當不亞於前一時搶購物品之熱烈也，豈意篇幅有限，未從讀者心願，引以爲疚。

三五年前，余早稔周天籟者，爲著作艷情說部之操觚老手，治稿敏捷，才思如湧，早經灸喻人口

，實爲現代文化界中之怪傑也，雷鳴之聲，余心久折，蓋推想其文筆艷麗敏銳若此，其人必能言善辯，及至晤面，覘其言語間，一無雋靈神妙之語，反示沉默冷落之態，悟矣！斯文人之性情，概是如此，吾意謬也。

「電影巨頭艷史」自第九章後，著者因疾累未能捉筆，旋由袁子地依，依序繼續寫下，此一代巨頭之艷事，雖前後文出二手，然一貫之意，間未脫節，反湊完善而得珠聯璧合也。

袁地依者，爲海上專寫影事消息之賣文者也，渠混在銀色圈中，具有相當歷史，關於過去影界之瑣屑，莫不瞭然洞悉，故當時章某人出鬼沒之事，於臆無遺，一枝挺筆，冉冉寫出，籍此揭破諸受染女明星之醜史，並爲後來者惕之。

「電影巨頭艷史」上集計二十四章，約四萬餘言，近承各地讀者紛紛要求發行單行本，以利閱讀，盛意難違，爰經商得二位著者同意，改編付梓，忽促成本，不計工拙。惟有一事，未可湮沒，緣該文遂期問世之初，引起某報大興筆墨，霎時戰雲瀰漫，後雖不了而止，然今本書已成，誌此一二，以留鴻爪云爾，是爲序。

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 王冷齋序於海上青白齋

自序

巨頭豔史前後已撰二十四章，刊爲第一集。天籟兄撰九章而病，續稿遂斷。本刊主人將此重肩加到余頭上，固辭不獲，只得獻醜。一日主人約余至酒樓，主人曰：「裨官體裁，演爲文字，過去如紅樓，魯男子，鏡花緣，留東外史，歇浦潮等書，皆爲針對事實，隱射人名，讀者未嘗不知，巨頭又非某君專用名詞，寫之何妨，不過增加讀者興趣起見，實耶虛耶，無非開開玩笑，吃吃豆腐而已，根本毋庸如是認真。電影圈稱爲巨頭者，不止某君一人，不過借君之筆，錦上添花，豈非完成巨著一，當時余已被酒薰薰然，糊裏糊塗接受。後主人催稿甚急，勉爲一章，可說語無倫次，不知所云。其間曾以事忙，無暇執筆，時斷時續，斷時由主人捉刀，暇時又續主人之稿，支離分散，未免有敷衍塞責之譏，真是愧對主人，愧對讀者，余已無暇爲之糾正，只得聽其自然。一日主人又來，謂擬俟念四章出專冊，編爲上集，下集自念五章迄至四十八章結束，寫巨頭在敵僞時代落水以及避難香島之一頁歷史，材料更較上集豐富。巨頭在此時期之炙手可熱，對於女人地界之攪形勢，更有曲折之演出矣，草此爲序。

電影巨頭豔史

上集

目錄

第一章	朱買臣出來了……	一
第二章	這小鬼是個滑頭……	七
第三章	白天求歡當口……	一四
第四章	蜘蛛精大迷沙和尚……	一八
第五章	牛皮吹得無天野地……	二二
第六章	一顆大紅大紫的明星……	二六
第七章	嫁不嫁是你自由……	三〇
第八章	袁媚雲被逼上梁山……	三四
第九章	寧可飯碗頭敲碎……	三八
第十章	這樣漂亮的美人兒……	四二
第十一章	鄭妮妮雪雪白的皮膚……	四六
第十二章	靈不靈當場試驗……	五〇

第十三章	你這個不要臉的東西……………	五三
第十四章	打樓梯上滾到樓梯底……………	五七
第十五章	走一條新的路線……………	六〇
第十六章	三百多名全部淘汰……………	六四
第十七章	今夜先把她擺平……………	六八
第十八章	一見傾心再見傾城……………	七二
第十九章	考進的二隻精彩壳子……………	七六
第二十章	太太等你去談心……………	八〇
第二十一章	逃到天邊也抓你回來……………	八三
第二十二章	同時轟然爆裂……………	八七
第二十三章	娟娟有電影神童之目……………	八九
第二十四章	死亦爲章家之鬼……………	九三

事實小說
長篇連載

電影巨頭豔史

第一章 朱買臣出來了

提起這位電影巨頭章瑞昆，上海人沒有一個不知道他是赫赫有名的，可是他的一生豔史，知道的人並不多，作者曾經化了三個月以上的時間，蒐集各項資料，有關與巨頭親人以及朋友之間，都一一踵門訪問，不厭求詳，一筆筆記錄，足見作者下筆時的鄭重。閒話少說，言歸正傳。

浙江吳興縣南潯鎮南柵頭有一個巨第之家，高樓大廈，氣象豪華，稱為南潯地方「獅」「象」「虎」「豹」首富之一，原來這家巨富姓章，是一大家庭，主人名叫章三省，他是蹺脚的，又叫蹺脚章三省。壽高六十六，而精神矍鑠，每天清晨起身在庭前神氣活現打上一套八段錦，然後喝上一杯牛奶，三隻雞蛋，便搗上一根「四點一刻」蹺到街上去坐茶館，看報紙，直到中午時分方才回家午飯，下午早列打上一個午覺，三時光景起來，伸一個懶腰，洗一個臉便同膝下孫兒孫女一個個捉來嬉樂一番，一天光陰就此消磨完了。到了晚上夜飯下肚，便有二個丫頭來服待他上床，就此一覺睡到大天亮。章三省叫名有三位姨太太，都屬花信年華，可是他難得同她們同房，寧讓她們乾癩，原來他有的三畝

良田不耕是爲了保重身體，同時他的子孫之輩也都已成蔭了，女兒也嫁的嫁了，兒子也出去服務了。按理章家既然如此稱富，兒子大可不必出去吃人家飯。但章三省是個一毛不拔的人，平日刻薄成家，視錢如命，對於地方上慈善事業，從來不肯化一個，所以膝下三個兒子把老頭子恨得切骨。大兒子章瑞富，二兒子章瑞民，三兒子章瑞昆，就是本文未來的電影巨頭。大兒與二兒非常忠厚，在家鄉地方開了一月網莊，很能把持，營業相當發達，惟三兒瑞昆却是個小抖亂，自小就自稱爲王，在學校裏打先生，打同學，三度開除，後來他索性不讀書，捧了書本同人家吃講茶，打抱不平，玩土娼，半夜爬進人家圍牆搭亮子，一度被人活擒，送到章三省面前，要他交代一句話。但章三省不得不挽人出來講好話，打圓場，陪不是，總算點臘燭了事。因此章三省恨極，決計把他送到上海去學習生意，不願放他留在家鄉掉臉。於是章瑞昆十八歲那年就鋪蓋一個，箱子一隻，到了上海，在一家叫做福昌烟公司當一個學徒。那時福昌烟公司的大老闆就是上海半個滑頭之一的黃楚九，黃老闆一看這個小鬼，肥頭大耳，面貌有些福相，暗暗納罕，待拜畢老師，騎下烟舖招了他進來笑嘻嘻問道：

「啊呀，瑞昆，你的家中很富有，爲什麼要到這裏當一個學徒，不怕吃苦嗎？」

章瑞昆居然在老師面前一點不怕忌，侃侃而談道：「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我家雖富有，是我爹爹的錢，與我不相干，他的錢是造孽來的，我根本不要！」

黃老闆一聽大駭，抽了一口大烟，喝了一口濃茶，連忙問道：

「奇怪，你倒是反動份子，居然大罵爺老頭子，難怪爺老頭子把你弄到上海來當學徒，你們父子

之間，這樣看來沒有什麼情感的？」

『可以說沒有情感，所以這次我到上海正求之不得，我不願在家中天天看見他篤臉，越看越惹氣。』

『可以說沒有情感，所以這次我到上海正求之不得，我不願在家中天天看見他篤臉，越看越惹氣。』

。老古話：刻薄成家，理無久享，我看他沒有結果？」

黃老闖一聽大有道理，如此年齡，膽敢作此驚人之筆，這小鬼將來一定了不起。繼續問道：

『那末我倒問你，將來你有什麼抱負呢？譬如說：在我們烟草公司裏當一個學徒，三年滿師，充其量不過當一個職員，最了不得做一個帳房，經理是我老闖自己，不必談，那末一世埋沒？』

章瑞昆一笑道：『我的抱負大哩，現在還沒有到發表時期，恕我不能奉告老師，將來等到我發展之日，老師自會知道。』

黃老闖居然談他不過，因此暗底大為佩服，當下哈哈大笑一聲道：『好好，你回出去吧。』

章瑞昆畢恭畢敬一鞠躬，回到店堂間工作去了。黃老闖便對左右同職員：『這個學徒一定將來還有將來，你們大家善視他，吩咐全店同人，別欺侮他，聽見沒有？』

『聽見，聽見。』

黃老闖那時的福昌烟公司因「小田牌」出品，經營不善，大虧其本，他本來是個沒有錢的人，而事業撐了許許多多，開日夜銀行，開遊藝場，開浴堂，開藥房，開戲院，發明意想不到之百靈機，（補藥，實際黃豆粉和蘇打合劑），補腦汁（糖湯滲以瑪啡）種種事業，所化資本，完全是吸收他人的錢，結果失敗的失敗，倒閉的倒閉，到十二月債台高築，不得過門，知道有一個地方大可賺一筆錢，

便把章瑞昆叫到烟榻旁，盤問他的父親有多少資產，能不能擺一記噱頭，請他投資，如果成功，你不必學滿三年師，就派你當帳房，橫豎你父親投來資本，統要經過你的手，我黃老闆根本不用一個，爲的是公司，換一句話說是爲了你將來地位。章瑞昆雖然鬥檻實精，到底還敵不過一個老滑頭，竟然一口答應，當下便攜帶公司招股章程，趕回南潯，在老頭子面前說得天花亂墜，想不到精明透頂的章三省貪圖厚利，鬼迷心竅，上了兒子的當，一次投資就是二十萬，那時的二十萬要抵現在二千億還不止，當章瑞昆回到上海，黃老闆得到這筆巨款的接濟，頓時活躍起來，各種債務統統清償，要倒的店得以不倒，照樣維持，人家說他是滑頭，居然信用卓著，篤定泰山過年。章瑞昆因此成爲福昌公司大紅大紫人物，不可一世，由學徒一躍而爲帳席，他何嘗不知黃老闆內裏空虛，明明挑挑他，幫他這記大忙，橫豎老頭子是造孽錢，拆他一筆洋爛污，有什麼關係，他的地位是高了，他也不預備回到家鄉去了。

這時候章瑞昆還祇二十歲的一個小伙子，有了地位，手邊有了錢，福昌烟公司全權他一把抓，要用些鈔票還成問題嗎。只須洋箱裏打開來隨意取用了。這時候他最歡喜的去處是大世界，裏面有一個男女合演的京劇班叫乾坤大劇場。他每夜到這裏欣賞名劇，甚致入了迷。原來班子裏有一個名坤角鬆生叫女叫天，唱的完全譚派，而且綺年玉貌，生得麗艷非凡，在班子裏懸的頭牌，固然大紅大紫。章瑞昆以大世界是黃老闆經營的關係，他得夜夜不化錢看戲，所有大世界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他是黃老闆紅人，開山徒弟，莫不馬屁拍足輪贏。晚上特爲他第四排椅子聽開一位，專供他欣賞。起初章瑞

昆不過聽聽戲而已，目的在消遣，後來不知如何忽然鍾情女叫天起來。他對女叫天台上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種種劇中表情，迷戀得什麼似的，大爲賞識；這小鬼夜不虛席前去捧場，日久之後女叫天也知道了。當她上場時候他總是怪聲叫好，全場爲之側目。自然女叫天肚裏明白，知道這位青年是捧她場的客人，她在劇情裏偶也對他飛上一個迷眼，竟瑞昆見發生效用，如癡如狂，居然也對她大打無線電，一個迷眼來，一個迷眼去。這時候女叫天還不知道這位青年就是黃老闖的紅人，名叫章瑞昆的，待她打聽明白，大吃一驚，心想她們之間眯來眼去，要是給黃老闖知道，也許頭牌砍掉，包銀成了問題。自後女叫天約束自愛，上場時候一本正經演她的戲。那裏知道章瑞昆因此反而積極起來，他索性跑到後台當面向女叫天胡纏了。

女叫天知道章瑞昆來意，對他並不搭訕，照樣上她的粧。

章瑞昆背了雙手，走到她身後一聲冷笑道：

「嘿，好一個頭牌鬚生，好一個女叫天，你不認得我了嗎？」

女叫天忙回頭來一看，知道黃老闖的紅人，不敢待慢，急急起身陪笑道：

「對不起，對不起，實在不知道章先生光顧，有失迎迓，請坐，請坐。」

「奇怪，你怎麼知道我姓章，哈哈。」

「章先生的尊姓大名，大世界裏那一個不知，那一個不曉，哈哈。」女叫天說到這裏忙接下去道：「對不起，戲恐怕上場了，急急上粧要緊，請寬坐一會兒吧。」

章瑞昆打袋裏掏出一隻銀烟匣，取了一枝捲烟，授上女叫天一枝。

「請用烟。」

「章先生，對不起，我素來不吸烟的，你請，你請。」

「哈，捲烟都不抽嗎？」

「是的，喉嚨關係，我們唱戲人的苦處，要吃飯呢？」女叫天一邊上裝，一邊說着。

章瑞昆便自己抽上一枝，噴出一口烟頭，腳在戲箱上一擱，笑道：「女叫天，我倒問你一句話，這二天你大概對我不樂意，你的戲上場時候，過去我們是保持聯絡的。自那一天起我大聲叫好，你連望都不望我一眼，是不是對我的捧場捧壞了，還是你已經懸了頭牌，毋須觀眾捧場了，是不是？」

「啊呀，絕對沒有這一回事，章先生別誤會。我們唱戲的人，觀眾的捧場真正求之不得，你一定誤會了。」

「我真也不來誤會你。嘿嘿。」

這時後台的男女角兒很多，川流不息的來來去去，背後都對章瑞昆鬼鬼崇崇，章瑞昆知道是指他，回過頭來，這批角兒紛紛又溜跑了。

女叫天戲裝上了身，手裏拿了一根馬鞭。原來這一夜她演的「馬前潑水」飾的是朱買臣，扮相異常端莊，章瑞昆對她露看越歡喜，大有吃得死脫。正在這時候朱買臣匆匆上場了，臨行對章瑞昆馬鞭子一揮，一笑：

「章先生請坐一會，下了場再談吧。」

章瑞昆抖亂成性，那裏有耐性坐在後台，見她撩開門帶上場而去，便夾屁股追了上去，從後台大聲吼到前台：

「好呀！好呀！朱買臣出來了！」

女叫天一時爲之絕倒，幾乎笑出聲來。可是台下觀衆突然大嘩，起了騷動，把香蕉皮，桔子皮，甘蔗頭往台上亂飛的拋上來。

第二章 這小鬼是個滑頭

章瑞昆一見台下出了亂子，心裏也着了慌，夾出苗頭不對，連忙回轉身往後台逃溜。這時只聽見台前又是一陣鼓掌，哄場大笑，夾着「噓噓」之聲，還有的說：

「搗亂場子，抓他出來！抓他出來！」

章瑞昆躲在後台，不敢出頭露面，心想我這個人真是該死，到處闖禍，鬧笑話，以後要好好安份守己一些。

隔了一會女叫天的「馬前潑水」匆匆下場，鉅進後台，見了章瑞昆的面，執住一根馬鞭子連連拱手下拜，一陣苦笑道：

「章先生，對不起，對不起，下次請不要開玩笑，我可吃不消了，台下的人把東西拋上來，我給他們當了一塊靶子用場！」

說得後台的人都哈哈大笑。章瑞昆也對她拱手道：「下次決不開玩笑，實在抱歉。」

女叫天一邊卸粧一邊搖搖頭道：「算了，算了，吃你不消，章先生的攪頭勢，真沒有辦法。」

章瑞昆笑道：「明天我到你府上白相，歡迎不歡迎？」

這時女叫天已把戲衣全部卸去，正在用油抹去臉上化粧，說道：「請到舍間白相，怎麼不歡迎，只是請不到罷了。」

章瑞昆道：「你把地址抄一個給我，明天吃過午飯，一定到府上拜訪，有功夫沒有？」

女叫天道：「如果真的來，毋須客氣，索性到舍間便飯，我做二樣小菜。」

「好，到你府上吃飯。」

女叫天於是抄了一個地址給他，章瑞昆一看筆蹟很秀麗，暗暗佩服，當下夾在一個烟盒內，得意洋洋的又堅要送她回去，女叫天道：

「不，送我回去不敢當，你準定明天來午飯吧，舍下住得很遠，晚上也不方便。」

到了第二天女叫天吩咐家中娘姨打掃打掃清潔，又買了一隻雞，一尾魚，一隻蹄膀，另外又配了幾樣小菜，沽了一瓶酒。女叫天家中還有一個老母，一個使女叫童圓娟，另外還有一個娘姨。女叫天不會嫁人，猶特字閨中，平日以唱戲爲生，一家生活端賴其唱戲收入維持，身背上負擔甚大，而女叫

天平日不愛交際，外邊不活動，生活異常儉樸，固一好好女子也。

到了中午時分，章瑞昆果然如約而至，女叫天大為歡迎，當時介紹了她的媽，她的媽知道是黃老板手下紅人，當然拍足他馬屁。章瑞昆見這裏收拾得很清潔，女叫天本來面目也長得很清秀，而性情異常老誠，一些沒有女伶習氣，大為賞識。章瑞昆道：

「這裏很不錯，以後要常常來白相，嫌我討厭嗎？」

女叫天笑道：「章先生能够常常請過來，我們只有歡迎，那裏會討厭之理，你說這話，反而見外了。不過我們唱戲的人，也不過唱一個時期而已，期滿之後，又只好在家吃老米飯，所以不能永遠走紅，何況不過賣一個青春，年老色衰，也就完給了，就是不年老色衰，或者嗓子倒了，沒有人捧場，也要走上霉運，所以章先生得便，不妨在黃老板面前代為吹噓吹噓。」章瑞昆把胸脯一拍道：「閑話一句，以後黃老板前不論什麼事，我都可以替你設法，我的主張提上去黃老板沒有還架的。」

女叫天的媽笑道：「章先生是黃老板手下唯一紅人，沒有一個不知道，以後小女如果有什麼事，還要拜託拜託章先生幫幫忙。」

章瑞昆道：「當然，當然。你們的合同什麼日子到期的？」

女叫天道：「還有四個月就期滿了。所以我們唱戲的人太沒有意思，這碗飯也吃得厭倦了。」

大家談談講講便吃午飯，小菜放滿了一桌，女叫天一杯一杯替章瑞昆斟酒，他又是個豪放的人，對杯中物甚是嗜愛，女叫天勸酒，來者不拒，待到午飯完畢，章瑞昆已經醉倒了。

女叫天因爲下午還要登台，不能招待他了，當時把他扶到床上，替他覆了一條毯子，讓他安息一會，她便趕去登台。

自從這次以後，章瑞昆每夜仍去捧場，白天常去她家裏白相，因此倆下友誼越軋越熟，雙方都當自己人看待，女叫天合同期滿之後，由於章瑞昆從中幫忙，居然又蟬聯一年，依然懸正牌，並且增加包銀，這時女叫天的感激，真是說不出話來。有時女叫天不在家，便由使女童圓娟招待，這時童圓娟雖爲女叫天底下一個使女，可是生得很可愛，嬌小玲瓏的，也會得唱戲了，平日女叫天不把她當使女看待，彼此以姊妹稱呼，宛如親妹妹一樣。章瑞昆居然很歡喜她，來一次總帶了些水果，糖果私下塞給她吃。童圓娟這時還祇十五歲，而明豔動人，喜伺人意，章瑞昆肚裏的一舉一動，她都能端摸得出，她知道章先生很歡喜她的姊姊，於是她便對章瑞昆悄悄道：

『我早已知道章先生很歡喜我家姊姊的，姊姊也很歡喜章先生的。』

章瑞昆把她捉到懷裏笑道：『奇怪，你怎麼會知道的？』

童圓娟小鳥依人的偎在章瑞昆懷裏，一個豔笑道：『我自然知道的，不但現在知道，過去就知了，老實告訴你吧，我家姊姊預備再唱一年戲就決定不唱下去了，她不唱戲的原因就是嫁人，你還沒有知道吧？』

『沒有聽見她說起。』

『姊姊怎麼會告訴章先生呢？』

「你知道她嫁給誰，快告訴我。」

童圓娟故意笑笑不做聲，一隻纖纖玉手伸到章瑞昆臉上去撫了撫笑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知道嗎？」

章瑞昆一時喜極欲狂，把童圓娟用力一擁抱，仰天大笑道：「怎麼知道你姊姊會嫁我，是不是她親口對你說的？」

「媽同姊姊對這件事談起好多次了，我都聽見的，姊姊又問我章先生人好不好，我當然帮你的忙，說章先生太好了，姊姊要嫁他，我十二萬分贊成，姊姊說因為自己是個女戲子，也許章先生不願意要她，我說章先生決不會不要你，只不知你是不是真心嫁他，姊姊說這件事要章先生提起，我不能提起的。足見她對你很有意思。」

章瑞昆高興不過道：「我一定同她提起，積極進行，將來請你喝喜酒。」

童圓娟笑道：「你不能忘記我的，我是個可憐的女子，自小爸爸媽媽都沒有了，我是賣給這裏跟姊姊學戲的。」

「我知道，將來我決不會忘記你。」

章瑞昆自從得了這個線索，於是積極進攻，居然一說就合。女叫天答應他待這個合同唱滿之後，再舉行婚禮，不過有一個條件就是要黃老板出來做介紹人。章瑞昆當下把這個意思去告訴黃老板，黃老板吃一驚道：「啊呀，女叫天是我們乾坤大劇場一個台柱，你把她娶了去，那末我們乾坤大劇場生

意豈不一落千丈，這個玩笑萬萬開不得，分明同我黃楚九爲難！」

章瑞昆此時抱定宗旨，非達目的不可，當場同黃楚九碰僵了，索性吃鬥起來，面孔一板道：

「不答應也要答應，女叫天是一個女伶，她決不能替你們乾坤大劇場唱一輩子戲，不讓她嫁人，

天下決無此理！」

黃楚九道：「瑞昆，你別發脾氣，上海灘浪女人要多少，公館裏的名門閨女，清水貨大小姐，只要放開你的目光挑選，我無不設法把你們介紹成功。可是女叫天是我們乾坤裏的一個頭牌鬚生，全靠她這三個字號召觀衆，你把她娶了去，豈不是要我好看？」

章瑞昆鸞一鈍道：「照你這樣說法女叫天只好替他唱一生一世的戲，包了她的終身，實煞給你。算了，一切不談！今天起我章瑞昆脫離福昌烟公司，請你另外派人，孫子王八蛋再幹下去！」說着屁股一拍，立刻朝外就跑，氣得發昏第十三章。

黃楚九知道他的脾氣難弄，一時倒無法解決，當下同左右商量一陣，決定答應他娶女叫天，不過有一個條件，惟要女叫天唱滿了合同，然後嫁他。當日便派人出去找尋他回來，同他橫講好話豎講好話，勸他依然担任福昌賬席，因爲借重他之處甚多，絕對不允許辭職，這一點章瑞昆總算答應，可是他也提出一個要求，認爲福昌烟公司前途沒有什麼希望，感覺範圍甚小。他預備同女叫天結了婚之後，到昆明桂林一帶去謀發展，所有資本都要黃老板一人負責，黃楚九也答應他了。

第二年春女叫天結束女伶生涯，正式跟章瑞昆結婚。介紹人竟然指定黃楚九。這一天賀客盈門

，氣派豪華，每一個客人登門道賀，都替他佩帶一個特製的徽章，懸在襟上。加之章端昆外邊交友廣闊，各方面都有聯絡，結婚這天擺了四百多桌酒水，門外還雇用保鏢把持，汽車停一條長蛇陣，這筆費用相當驚人，都是黃楚九一人替他籌集，他死人勿關，篤定做新官人。女叫天嫁他根本沒有到手一個錢，連家中傢具都是自己置辦的，說出去也許人家不信，章端昆不但受到一筆倒貼，還到手一個美人，足見他的本領九十六。婚後居然雙雙到杭州去度蜜月，也是女叫天拿出來的錢，待到蜜月完畢回到上海。福昌烟公司因他婚後沒有人主持，弄得倒閉，外邊的債務虧得一塌糊塗，黃楚九輪在煙場上還沒有知道這筆帳，待到發覺已不可收拾，索性趁此機會宣告清理，章端昆見福昌地盤既失，遂決心離開上海，同黃楚九商量結果，從日夜銀行提取現鈔二十萬元，帶同隨員二人前赴昆明，桂林一帶做買賣，依照他的預算，可以二個月折回至少有上一半賺頭，黃楚九認為有錢可賺，遂利用自己日夜銀行資本，讓他去一試；那裏知道章端昆一去，終不回來，三個月，四個月，五個月還是不返，黃楚九急得跳脚，拍電報催駕，連回音也沒有，才知道這小鬼是個滑頭，預備等他回來請他嚐嚐外國牢監風味。後來日夜銀行被他提去這筆鉅款，弄得週旋不靈，幾乎倒閉在他手上，黃楚九火冒三丈高，越想越氣，一方面用盡腦汁，維持日夜銀行信譽，大調頭寸，一方面趕人到女叫天家裏去，逼她變賣戲衣首飾，代丈夫還債，否則法律解決，告她與丈夫串同欺詐罪，女叫天急得日夜不安，才知道遇騙，也提反訴，說章端昆是黃氏舊人，又是福昌煙公司副經理，她被他騙去首飾衣服，十餘萬元之多，明明是雙方串同，詐欺一個女子，大打官司，過堂幾次，不得判決，黃楚九氣憤之下就此一命嗚呼，魂歸

陰府，於是手創事業全部倒閉，日夜銀行虧空最鉅，首先逼倒了。其他事業盡爲債權人所執，正值其時，章瑞昆從昆明突然回上海來了。

第三章 白天求歡當口

章瑞昆回到上海，因自知這次帶了黃楚九一筆鉅款，前去昆明桂林交易失敗，現在弄得吃盡當光回來，所有資本早已化爲烏有，沒有這個面子再去見黃老闖，便偷偷摸摸自車站下來直接回到女叫天家裏，可說人不知鬼不覺。那裏知道他的太太女叫天突然見他回來，且驚且喜，立刻問他何以出門這許日子才回來，可知上海家中情形遭到一個如何局面，黃老闖的事業遭到一個什麼局面？章瑞昆道：

「出門日久，叫我如何知道？」

女叫天道：「黃老闖爲了你拆他一笔爛污，弄得他週旋不靈，一急就此急死了，你知道不知道？他的事業全部跨台了，倒了，他的死，一半也是債權人把他逼死的，這裏面經過我說上三天三夜也說不完，曾經同我打官司，鬧得滿城風雨，雞犬不寧，小報上大登特登，我女叫天的台都給你一人坍絕了！」

章瑞昆聽了這番話，大吃一驚，說道：

「黃老闖死了，什麼日子死的？」

於是女叫天坐下將這一番經過一五一十，原原本本說了出來，章瑞昆心一橫，拉開嘴巴笑道：

「黃老闆還是死了的好，他本來一生事業全本滑頭，沒有一樁是實在的，他當人家都是洋盤，我章瑞昆雖然拆了他這一筆爛污，實際也不是他自己的錢，又還不是拆了人家面上，這次我回來他要是
不死，還要同我攪個明白。不過我做得到不怕，怕得就不做。老實說，他要同我算帳，我也要同他算帳。現在死了，大家一筆鈎銷，一切不談。」

女叫天見他出門這幾個月，何致弄得這末狼狽回來，頭髮長得嚇壞人，鬍子也不修修，這付樣子，我女叫天的台也給你坍完。章瑞昆才把這次經營交易失敗，一五一十說個詳細，他道：

「有什麼關係，大丈夫能屈能伸，一次失敗，再做第二次，第二次失敗，再做第三次，我章瑞昆跌得倒，也自會爬得起，用不到擺浪心上的。」

這樣過了約摸一個月光景，所有昔日的朋友都知道他是個拆爛污大王，有的見了面敷衍敷衍他，有的索性遠他，講到做生意二個字不必談，誰跟他合伙，真是霉頭觸到印度國，可說沒有一個不罵他滑頭碼子的。章瑞昆在這個情形之下很是無聊，日惟同童圓娟吃吃豆腐，開開玩笑，他本要動她的心。有時女叫天不在家，他索性得寸進尺，關起房門，把童圓娟抱到床上，爛香面孔，到她身上到處亂摸，章瑞昆原是個色鬼，童圓娟又是個輕骨頭的使女，平日很歡喜主人的，現在主人既然對她這樣好感更加骨頭輕得嚇沒四兩重，給他面孔香得情情願願，一點也不回架，等到章瑞昆那隻五指金龍爪，摸到他胸口，一雙小奶奶時，只是嘻嘻哈哈舞手舞腳打滾的笑，說道：

『要死，把我摸得癢煞哉；好哥哥，你將來會不會拋了我的？』

章瑞昆賊頭嬉臉道：『你喊我好哥哥；我應該喊你好妹妹，要我不拋你可以的，今天答應我？』

童圓娟攤手攤腳橫在床上，笑道：『要我答應你什麼呢？只要我做得，一定答應你。』

章瑞昆見他動心，於是胆子一壯，同她咬咬耳朵，童圓娟便含笑點頭，表示願意。不料章瑞昆同童圓娟正在白天求歡時候，想不到女叫天忽然闖了回來，蓬蓬大敲房門，童圓娟一時急了，匆匆忙忙穿上衣服，掠了一掠頭髮，奔出去開門。女叫天眼光如何厲害，早已看出她們的私情，於是立刻對章瑞昆一陣打量，一聲冷笑道：

『嘿，你們幹得好事，你……你如何對得起我？虧了你們；臉子都給你們坍盡坍絕了；』

這時童圓娟已嚇得面無人色，索索發抖。章瑞昆則照樣躺在床上死人勿管，香烟呼呼，篤定泰山，心想事情橫豎穿了，用不到抵賴，上海灘上一個男人娶二個太太，多得邪氣，不足為奇，要是同我吵，大家拉破面孔，還是知趣一些好。當下他索性對童圓娟道：

『用不到怕，一切有我在這裏，奶奶如果給你顏色看，有我撐你的腰。是的，我們的事早已成熟，今天不過正在實行罷了。圓娟，你別怕，我決定娶你做姨太太了。』

這時女叫天一肚皮憤恨，不聽見這番話還好過一些，聽了這番話，實在觸心觸肺，原來他們早有來往，今天是正式發生肉體關係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一陣傷心，立刻嘩啦啦哭了起來，章端昆這傢伙對這些地方辣手透頂的，他打床上跳起破口大罵道：

「哭什麼，見鬼，家裏又沒有死人，哭，再哭，我辣辣二記耳光！」

這時女叫天的娘回來得知這件事，她老人家多麼愛惜女兒，看見這些情形，只勸她女兒道：

「叫天，別哭，聽媽的話，家醜不可外揚，橫豎瑞昆看中圓娟，依我看還是成全他們好事了吧，你肚量樂得放大一些，因為我知道男子心理的，要是你不答應他，也許他到外邊去弄女人，那更糟，更不堪設想。好得圓娟是自家人，瑞昆有了圓娟，外邊不致去胡調了，是不是？」

女叫天哭哭啼啼道：「媽，我不是不答應，不過他不應該用這手段來硬吃我，事前也應該徵求我同意。自從我嫁給他以來，始終沒有一天好日子，總是我貼他用，他失業，我沒有撤過一個屁，還是待他好，算得稱他的心，想不到他反目無情，一變就變，太不當我是人看待……」

老太太道：「叫天，你聽我的話，別哭，一切我都知道。」說着又對章瑞昆道：

「你到底是不是要我家圓娟？真心的，不存玩弄，那末我準定答應把圓娟攀給你，只要你們願意？我女兒不答應，我答應。」

章瑞昆道：「當然真心。」

老太太又把圓娟喚了來，問她願意不願意，童圓娟哭了起來，不敢回答。老太太道：

「用不到哭，這是你的終身大事，旁人不能參加意見。如果願意，我老太太決定成全你。」童圓娟只是哭，她恐怕說了出來，奶奶要罵她下賤，如果說不願，身體已經給少爺壞了。

女叫天收了淚水道：「說呀，奶奶當你自己妹妹一樣看待的，你們既木已成舟，我也不阻擋。」

童圓娟微微點了一下頭，表示願意。

章瑞昆一陣大笑道：「我知道她願意的，因為這姑娘我太歡喜，如果把她嫁人，真有點對她不起。好好，你們大家都不要氣，這是一樁喜事，以後我專心做事，外邊決不胡調。」

事情就這樣解決了，女叫天心中何嘗不氣，當然難過在肚裏，痛在心裏。過了幾天老太太的房間讓出來給他們做了新房，只點了一對臘燭，也沒有儀式，他們就成了夫妻了，可是女叫天爲此意志消沉，日唯酗酒賭博，日夜不歸，章瑞昆此時當然領不到工鈔，生活狼狽到了極點。

第四章 蜘蛛精大迷沙和尚

章瑞昆到了這個山窮水盡地步，他不是不思振作，實在外面名譽壞完了，假使他好好安份守己的，女叫天決不會不接濟他，照樣給他工錢，給他揮霍，現在他如此胡調，又討上使女童圓娟。這些都足以刺傷她的心。後來她不但斷了他的財路，索性整日整夜避不見面，章瑞昆各方面找她不到，心上說不出的懊惱，因此更加狼狽不堪。幸而童圓娟很體惜他，並且很聰明，指點他一條路，不妨一試。

她說：

「瑞昆，你不必去找她了，她存心跟你難過，在外邊昏天黑地，原都是爲了我。我心裏很明白，你爲她弄得這末狼狽，我看你這樣下去如何得了。苦的我沒有錢貼你用，我在這裏也只有吃一口苦飯

。瑞昆，你心裏不必懊惱，現在我替你想出了一條出路，不妨一試？」

章瑞昆道：「什麼出路？」

童圓娟道：「我想起黃楚九生前有個朋友叫黃金榮老閩，他們平日非常莫逆的，黃楚九有什麼困難，黃金榮老閩總是替他解決，爲人極其慷慨，肯救人急難，他手下學生無累千萬，個個都得意。聽說他開的共舞經理是顧無爲，可是黃老閩對顧無爲不甚窩心，我想你能够走通黃老閩這條路，踏進黃公館大門，不妨將你的抱負一五一十告訴他，請他提拔，黃老閩也許顧念黃楚九昔日的交情，愛屋及烏，把你任用，也許可能。」

章瑞昆想了一下道：「萬一他拒絕我呢？」

童圓娟道：「我認爲不問成功失敗，只要有機會，有門路，總是要走。」

章瑞昆看看自己身上這末狼狽，如何進得黃公館大門，因此仰天歎了一口氣道：

「可是叫我這末襤褸一身，如何有面子去求見黃老閩？」

童圓娟很聰明便笑道：「別急，我自有辦法。不是樓下張家大老爺，同你身材一模一樣的嗎，我去借一套洋裝給你穿了，包你賣相很嶄。」

於是當夜章瑞昆又去理了一個髮，第二天穿了借來的西裝，到黃公館去了。

黃公館的守門人見章瑞昆大模大樣的一個，身上倒也穿得很登樣，問他找老太爺有什麼事？章瑞昆牛皮一吹，說是：你們老太爺剛才打電話請我來的。守門人問卡片有沒有，章瑞昆說是恰巧沒有帶

，守門人也就媽媽虎虎放他進去了。

章瑞昆見了黃金榮老太爺，當然提起他同黃楚九的一番歷史來，並說明他過去在福昌烟公司的地位，現在先生過世，一切事業失敗的失敗、解散的解散，那時我在桂林，不在上海，假使當時他在上海的話，無論如何不會弄到這末一個地步，至少限度關於黃楚九的一切事業，一半也要替他維持，這一口氣要替他先生撐的。再不然福昌烟公司原來局面也要維持下去。可是待我從桂林回到上海，得知這個情形，已是不可收拾。老太爺，你想想黃楚九一身事業，落到這個結果，實在出於意料之外。現在連我也弄得終日無所事，豈不糟糕。

老太爺聽了這番話，倒也很有意思挑挑他，問他：今天之來是不是要我派你做事？章瑞昆中心一喜道：『正是請求老太爺派一些事情我做做，不論大小，皆所願意。』

老太爺當時想了一想，說道：『好吧，派你共舞台當經理，好不好？』

章瑞昆一時不知高興得什麼似的，連忙朝老太爺磕了一個響頭，表示謝意，一方面他又大吹特吹一番，說出他做了共舞台經理之後的一番如何計劃，如何抱負，如何改革。老太爺打着哈哈笑道：

『好好，看你的本領，目前這個經理還是願無爲，到這個月底叫他辭職，你下月一日接手，一方面我吩咐願無爲辦移交吧。』

章瑞昆當日回到家裏，興高彩烈的告訴童圓娟這個圓滿結果，真是歡天喜地。這且按下不表。到了章瑞昆接手共舞台經理之後，又是一付面目了，昔日一批瞧他不起的朋友都紛紛前來道賀，

拍馬的拍馬，送花籃的花籃，求職的求職，章瑞昆真是應接不暇，忙得不可開交。於是他把共舞台的三樓油漆一新，闢爲他同童圓娟的公館把，童圓娟迎接過來，從此他不回家，女叫天既然同她不睦，索性不去理睬她，不把她放在心浪。可是女叫天得知章瑞昆已經得意，而且又把小老婆帶到共舞台去同居，在她面前也沒有一句話交代，只當她無介事，因此心境更加惡劣，心想好無良心，我也無良心，大家索性拆牛棚，冤家對頭做到底。於是益加整日整夜爛吃爛賭，把所有首飾變賣精光，人也弄得不成個模樣。於是有人來勸章瑞昆，這究竟是你的結髮夫妻，不去收她回來同居一起，這是說不過去的，況且你在失意時候，她也會幫過你不少忙，救過你許多急，現在把她拋在外邊，不去理睬，情理上未免說不過去，人心都是一樣的，想到自己也要想想他人。章瑞昆不但不買帳，反把勸的人大跳其腳，說女叫天存心跟他搗蛋，咬女叫天外邊有人，你們大家用不到來說情，她如果要跟我做夫妻，叫她即日起不許出外一步，把過去爛吃爛賭，因而化去的首飾，全部送到我這裏來保管，我便收留她。但這是做不到的事，勸的人也就趁興而來敗興而去。事實上章瑞昆如此棘手，原是童圓娟背後的鬼，章瑞昆這次的得意，完全是童圓娟幫他忙，給他的機會，所以把她得寵三十三層天，她說的話當然唯命是從了。後來章瑞昆同女叫天的糾紛，終是沒有辦法解決，女叫天氣量甚大，也不來同她計較，她生好一雙眼睛看章瑞昆有沒有好結果，這種忘恩負義的人，如有善終，我女叫天三字顛倒寫。

不料章瑞昆經理共舞台之後，營業一敗塗地，於是童圓娟急了，一方面親自出馬邀角，一方面她自己登台，又因她的戲路不多，便同章瑞昆商量，編排海派京劇，着重於機關佈景，大賣噱頭，劇中

加進什麼草裙舞，四脫舞，元寶舞，又請來一個廣告家叫吳子田的，專門替他大做欺騙觀衆的廣告，童圓娟在劇中飾演什麼蜘蛛精，鬚亮精，大迷沙和尚，一類神怪節目。章瑞昆本是一個滑頭麻子，認爲這記噱頭一定有號召，待到上演這天果然轟動上海，共舞台因此賺了不少錢。於是章瑞昆吩咐劇務組不斷編排這一類神怪的戲，共舞台居然得以打下基礎，確實賺了不少鈔票。於是章瑞昆不安份起來了，終日在外花天酒地，到處爛白相女人，只要他中意這個女人，便千方百計要弄她上手，天生好色，他不但外邊胡調，差不多每夜白相鹹肉莊，給他睡過的不知其數，終於染了一身梅毒，外加淋病，又染到童圓娟身上，夫婦二口時常偷偷到張克倫醫生那邊去打針，章瑞昆認爲張克倫當他一筆好交易，所以久醫不愈，於是惱了，便買了一瓶「山德爾彌地」白濁丸，放在袋裏，飯後背了人偷偷吞一粒，吞一粒的，這樣足有半年之久，因此「山德爾彌地」的空瓶，積上足有幾百隻之多，而毛病始終拖在在身上，一個大胖子瘦得像一隻孫行者。

第五章 牛皮吹得無天野地

章瑞昆以花柳病纏了一身，經年未能解除，痛苦不可言狀。平日又不好好調養，自愛。如淋病絕對戒烟戒酒戒冶遊，然而他依然在外日夜爛糊調，照樣吸烟喝酒嫖妓，因此他的病一天加深一天，他身上穿的褲子一天要換二次，不然那排洩出來的淋液，糊滿了一褲擋，連走路都黏貼着肉體。娘姨不

願替他洗這又髒又氣味的襯褲，寧可回頭東家走了。童圓娟只得咬緊牙根替他洗，晒在露台上條條褲子是一大堆黃漬。

章瑞昆後來弄得一付皮包骨，一個大胖子，被淋濁累到這付樣子，可見病之嚴重，他才有些促急，知道「山德爾彌地」白濁丸，也是滑頭藥，遂不復再吞，由共舞臺做戲廣告的吳子田介紹名醫臧伯庸診治，那時臧伯庸診所所在共舞台對門，臧醫生是黃楚九的女婿，本來與章瑞昆相熟，只是章瑞昆難為情請他診治，生這花柳病是掉臉的。不料吳子田已經替他介紹，起初章瑞昆還怪怨吳子田多管閑事，吳子田道：

「章經理，你的病不可不趕緊醫治了，再拖延下去，身體怕抵抗不住了，你的一生事業也就完了。臧醫生既然大家相熟，不但用藥可靠，絕無敲詐，而且當你是自家人一樣，他怪你為何不到他那邊治療呢，否則毛病早斷根了。」

章瑞昆想想不錯，就硬硬頭皮天天到臧醫生那邊打針洗滌，一方面他戒除烟酒嫖賭，認真醫治，果然不一月完全斷根，恢復了他原來康健，人也一些一些胖起來了。

章瑞昆脫離病魔，精神百倍。那時上海電影界還沒有現在蓬勃，他想到這個念頭，決定創辦一家影片公司，又由吳子田替他計劃一切，不妨利用共舞台的班底，服裝，佈景，拍一部武俠片，叫做「洪羊豪俠傳」，因為那時神怪豪俠一類的戲路，大有觀眾，共舞台就靠了這一類戲而營業始終不衰，天天客滿。章瑞昆一想不錯，大可嘗試。他的脾氣說做就做，不惜工本，認為這一個事業坐可賺錢，

他就拚了命的積極進行，好得他手下人材多，替他動腦筋的人又多，當時定名新華影片公司，機構還沒有組織成功，剛才發動，他就新聞報上一張大廣告登了出去，牛皮吹得無天野地，說這部戲是本公司第一部傾全力驚人的大偉構，動員一萬五千人，資本五萬元，服裝六千套，件件新製，佈景四十堂，道具五千件，外景攝影隊遠去關外，慘淡經營一年又六個月，方才攝製成功，不日將在上海某大電影院隆重公演，敬請注意。下面是董事長章瑞昆啓。

天知道，這個廣告登了出去，只苦了一班工作人員，原來還祇剛才開始籌備，連劇本都沒有編，攝影機器還在外洋，因此急得什麼似的包圍了章瑞昆，牛皮吹得太急了。章瑞昆笑道：

「篤定，上海灘浪，全靠擺噓頭，牛皮非大吹特吹不可，不然人家不會相信，我的老師黃楚九一生就是吹牛擺噓頭成家立業。現在這樣好了，劇本毋須編不編，只須拿共舞台過去排的戲改頭換面一下就好，拍一節再想一節，拍到那裏就那裏，攝影機向明星公司周劍雲那邊商借，不用的搬來應用，服裝共舞台不是有現成的，主角配角全部共舞台原班人馬，拍的地點，內景借明星攝影棚，外景到徐家匯龍華一帶麥田裏去攝，不是統統解決了」。

工作人員一時笑得合不攏嘴，事實上果然可以這樣做，但新華公司第一部出品，如此粗製濫造，未免對名譽有關。章瑞昆道：

「什麼名譽不名譽，只要上海灘人每個人上一次當，我鈔票撈飽了。你們大家依我這計劃趕快去進行，限一個月完畢，你們大家的工鈔，目前都不談，等賺了錢再分，暫時幫我一記忙」。

工作人員以老闖如此吩咐，還有什麼話說，只好束緊褲子帶楞腹從公。但膠片要鈔票去買的，也要幾千尺片子，工人飯要吃的，章瑞昆道：

『有辦法，內人還有首飾，統統拿出來作資本，可省的則省，可借的則借，如果頭寸調不轉，共舞台角兒我預備欠薪一個月，我想沒有問題』。

後來等到正式開拍時候，不但工作人員咬齧一百隻，連所有劇中主角配角以及跑龍套個個怨聲載道，白天拍戲，晚上又要登台，日夜賣命，到結果還欠薪，於是全體鬧翻了。有的角兒把包銀送回去養家活口的，現在生活都成了恐慌了，於是全體包圍經理室向章瑞昆要錢，章瑞昆嚇得不敢出來見面，派吳子田代表向大家疏通，說是電影上演，立刻就發薪，大家不必吵，如果誰敢搗蛋，就立刻撤職，公司永遠不錄用。並且貼出佈告，一派官話，結果童圓娟不贊成，又把她自己二付金手鐲變賣，每人暫時發一部份薪水，總算解決。

後來「洪羊豪俠傳」居於拍成，內容當然糟不可言，根本談不到藝術，一無價值，看的人莫明其妙，連拍的人都不要看，光線之不調和，忽明忽暗；劇情之支離，不知演些什麼情節。佈景就是共舞台用的，演的人簡直是台上的打武，一槍來，一刀去，再加翻一個斛斗，豁一個虎跳，算是把那人刺死了，簡直是兒戲。那裏知道由於吳子田的廣告有力，上演之日竟然上下客滿，那時觀眾水準低，居然看得津津有味，大鼓其手，一連一個多月，生意始終不衰，轟動上海，章瑞昆得意洋洋對部下人道：

『如何，這就是我的顏色，因為上海原是個滑頭人撐市面的地方，假使真嶄實貨，有內容，有意

識，投下大資本攝製，未必有觀衆，也許賺不着錢，蝕去一筆，所以我的事業就取法於黃楚九，只要一個人上當，我的鈔票已賺到手了。』

同時他又買通寫稿人，請他們吃一頓飯，油一油嘴，明明是一無可取，也要歪曲一下，說得如何好，如何好般天花亂墜了。章瑞昆在這本戲上賺得翻倒，於是他的雄心，他的魄力，更加濃厚，又拍了幾部片子後，決定到香港去物色女主角人材，他在香港，就找到了陳雲裳。

第六章 一顆大紅大紫的明星

章瑞昆到了香港，如何發掘到陳憶裳？其間經過也很發噱的。起初章瑞昆抵港後，人地生疏，住在一家人旅館裏，開支浩繁，一連多天，一點也沒有物色到電影人材的痕跡，相當的窘，後來他發起鬻性來，知道此行將失望而返，索性跑到一個最下的女子歌舞班，去看看她們歌舞表演，這個歌舞班猶如上海大世界裏的什麼女子歌舞團，都是三四等的脚色，服裝既整脚，歌舞又桂花，規模甚小，一共祇有十多個人，支撐這個小小班子，所以門票賣得很廉，港地上等人士根本不稍一顧，無非吸收些下級社會勞苦羣衆。章瑞昆目的在消遣，根本不是想到這種地方來物色電影人材的。他一人坐在座上，捲烟一枝，欣掌她們的歌舞，預備再玩上一二天打道回上海了。

不料這天歌舞班裏表演的節目中新來了一個歌舞小姐，名字並不寫出，以客串姿態參加表演，節

目是「銀神舞」，這銀神舞很能吸收觀衆，頗有號召力。章瑞昆當這銀神舞出場時候，精神爲之一振，原來全場電炬統統關熄，祇剩台上二盞紅綠迴光燈打着，只見表演這銀神舞的小姐，週身裸體，下身似圍以絕薄的一層玻璃紗，遠看賽過沒有似的，簡直是脫光露體，滿身塗着銀粉，臉部戴着眼罩，底下赤脚，雙手兩支響鈴，載舞載擊着響鈴，那姿態真够消魂，觀衆莫不魂飛天外，不克自持，且加配着興奮的音樂，她舞到什麼地方，那迴光燈照到她什麼地方。照見她身上飢肉異常飽滿，只是稍感美中不足，就是一雙腿很短，因而全身也跟着很矮小，臉部雖戴着眼罩，但輪廓非常美妙而端正。章瑞昆認爲此人大可上鏡頭，當這一幕銀神舞完畢，他便問旁邊看客：「這一個女子叫什麼名字？」那看客說：「這女的是新來的，戲單上廣告上都沒有印出她的真姓名，只有××小姐，所以無從知道。」

「章瑞昆認爲機會不可錯過，決定打聽這歌女底細，預備聘請她到上海拍電影。他的脾氣動到這個女子惱筋，務必達到目的，否則決不放手。當夜回到旅館，精神上異常愉快，知道發掘人材，悄悄有了點眉目，他本定一二月動身返上海的，可是因而展期了下來，他預備全部精力來促成這件事的成功。

第二天他又到這家歌舞班觀銀神舞，所得的印象比昨天更加深刻，於是決定進行。好得他皮張很厚，到處不怕陌生的亂闖。待到銀神舞下場，就跑到後台去找班子裏的主任，他先遞了一張印有上海新華影片公司董事長銜頭的卡片。那主任服裝非常的桂花，簡直是一個畢三模樣的人，見了上海新華影片公司董事長訪問，歡迎得什麼似的，立刻招待，就在後台一個極簡陋的會客室裏談起話來。章瑞昆把觀銀神舞的感想，大大贊美了一番，問起這位歌女的名字以及家庭境况，家裏住在何處，細細打聽明

白，才知道這歌女名叫陳香圓，家庭境况並不見好，這次以客串姿態到這裏表演，是一種嘗試，如果有觀眾，就要同這裏訂合同，預備長期演出，但是包銀很苦，只能勉強維持一家母女倆的生活而已，章瑞昆胸有成竹，當然不能把聘陳香圓到上海去拍電影的事宣佈出來，否則歌舞班要同他不肯過門的，她是他們班子裏一個未來台柱，豈肯給上海方面的人挖去。所以章瑞昆半句風聲都不洩漏出來。當下訪問一過算數，退了出來。第二天一早就按址趕到陳香圓家中，陳家是住一個小小三層閣樓，家中陳設很簡單，只有母女兩人，章瑞昆說明了來意，陳香圓的母親當他一個大客人光顧，把他大事招待一番，陳香圓這時以本來面目，給章瑞昆看一個飽，才確認她是一個很可造就的電影人材，雖則面部皮膚粗糙一點，像桔子皮，但是輪廓頗美，一笑百媚，異常嫵媚，有迷人的魔力，章瑞昆便把她聘到上海去拍電影的事一五一十說了；並問她們有什麼條件，儘請提出來，絕對接受。他牛皮了一番道：

「上海的電影界甚是發達，這發達的因素，可以說一句都是新華影片公司所促成的，老實說我就是此中一個巨頭，章瑞昆三字任何人都知道，此次鄙人來到香港，目的就是發掘新材，我認爲陳小姐確實具備上鏡頭條件，所以期以必達目的，決意請陳小姐到上海去，將來陳小姐的發展不可以限量，與其在香港這種桂花歌舞班裏表演，一世埋沒了前途，那末到上海去，拍拍電影，陳香圓三個字就此可以抬頭，並且聞名中外了。」

陳香圓母女被章瑞昆這一陣遊說，心裏一想，確實很對，就答應他到上海去了，於是母女倆磋商結果，便開出條件：第一，要到上海，母女倆同行。第二，每月除了包銀之外，她們一家生活費用，

須章瑞昆另打開支，不在包銀之內。第三，到上海專門爲她母女倆頂一幢小洋房。第四，合同至少簽訂三年，不許中途毀約，就是不拍片，也照樣支薪。這四個條件，全部爲章瑞昆一口接受，立刻書就一個草約，叫陳香圓母女兩人簽字，他想字一簽就成功，無可反悔了。陳香圓先簽字，母後簽字，章瑞昆也簽字，雙方各執一紙，待到了上海再正式簽訂合同。當下便吩咐整理行李，三天之內動身。陳香圓也興然答應了。

章瑞昆把陳香圓母女帶到上海之後，因一時不及頂屋，便住在滄洲飯店，暫時安頓，於是章瑞昆大動腦筋，預備靠她身上擺一記大噱頭，與廣告部吳子田以及公司編導部開了一個會議，決定把陳香圓的名字改爲陳憶裳，說她是香港富家名媛，這次來滬，受聘本公司新片「木蘭從軍」主角，並稱陳小姐演畢此片後，即轉道赴美國，受好萊塢之聘拍片，此次經本公司再三挽留，主演此片，真是天大的面子。這個廣告又是登得無天野地的大，章瑞昆預備用這記噱頭，而捧紅陳憶裳，但是知道底細的人，莫不啞然失笑，陳憶裳就是一個起碼歌舞班子裏一個桂花歌女，經章瑞昆如此一捧之後頓時身價百倍，宣傳上果然收到効力。後來替她母女頂下亞爾培路巨賴達路口花園小洋房一幢，作爲陳公館。到「木蘭從軍」聞世，生意竟好得熱昏。果然成爲電影界一顆大紅大紫的明星。這時起章瑞昆差不多每天到陳憶裳那邊去流連，當然又動起壞腦筋來。陳憶裳每天拍戲之餘，竟然被章瑞昆暗中加入監視，不許與外界交際，他的企圖不難想像的了。

第七章 嫁不嫁是你自由

這一天章瑞昆趕到陳憶裳公館裏去，一臉的不高興，陳憶裳剛才從攝影場回來，正洗了一個浴，同母親二人坐在小花園裏納涼，見章瑞昆堵起了一張嘴，一人靠在沙發裏，悶聲不響。陳憶裳有些弄不明白，覺得張老闖，從來不是這樣的，今夜情形很是突如，於是她笑臉迎人的上前招待他，問他不是從共舞台來，章瑞昆垂了一個頭不開口；問他是不是從府上到這裏，又是不開口，陳憶裳急了，便靠緊他貼在一起坐着，說道：

「說呀，章先生，你有什麼不樂意的事，能不能告訴我，何必放在肚裏？」

端瑞昆還是不開口，陳憶裳一時急得要命，推了他一把，幾乎哭了出來說道：

「章先生，你說呀，是不是我什麼地方得罪你了，給你_不樂意，說呀？我是你一手提拔而才有今日的一天，你要是對我不滿，爲什麼不說呢？不說我是不會知道的。」說着突然撲倒他的懷裏，撒嬌的打滾，那樣子真像一隻小鳥的依人，任何男子也要爲之神迷顛倒。

章瑞昆是個色鬼，如何經得起女人這樣一陣迷湯，早已把心裏難過的事化作雲烟般散去了。於是他一雙手捏住陳憶裳的大乳峯，說道：

「爲什麼這二天你到外邊去交際，不會得到我的許可？要明白我同你從香港動身，船上就發生過

關係，換一句話說你就是我的人，我的第三太太，要不是我們有下這個密切關係，我何必把你捧紅，何必替你頂下這花園洋房，當然我的心血不是白化的。」

陳憶裳聽了這幾句話，連忙解釋道：「啊呀，我只不過參加一個新聞記者的集會，到一到就走的，我絲毫沒有同他們講過半句話，除此之外絕對沒有交際，也沒有出去應酬，我既然是你的人，這一點我如何會不顧到？啊呀，真是天地良心呀。」

章瑞昆道：「其他我都不管，參加這個記者集會，我就百分之一百反對，上海記者慣會寫些人家閒事，在他們筆底把你豆腐吃足輸贏，那是他們的拿手好戲。你是我的人，爲什麼供他們筆底亂寫一泡？我的臉子放到那裏去？」

「這些我的確沒有知道，也沒有想到，何怪你今夜一進門就是不樂意，我還不知爲什麼事呢？」

「以後你還出去活動？」

你說明了，我永遠就不出去了，要出去跟你一起進退，好不好？」陳憶裳手腕相當圓滑，她能夠說到男子的心坎，萬分樂胃而服貼，香港女子還有一套挖兒，陳憶裳可稱得上一隻鼎。章瑞昆笑了，他捏住了她的雙峯，又吻了吻她的香臉，再親了一個嘴。問道：「以後你聽不聽我的話？」

「怎麼不聽你的話。」

「外邊還交際不？」

「決不，就是出去也要你OK，好嗎？」陳憶裳伸出隻纖纖玉手，在章瑞昆的臉上撫了一下，撫

媚地一笑。

這一下子章瑞昆是窩心得不能再窩心了，骨頭也酥炸了，一個淫心打丹田裏湧到腦袋，他就把她雙手突然抱起，彷彿泰山影片裏面的表演，抱到樓上放了上床，把燈熄了。熄了燈以後的情形，兩人出了一身臭汗，陳憶裳鈎住他的頭頸項發聲道：

「你爲什麼不跟童圓娟離婚，童圓娟醋心非常重，我真不高興，要是你不跟她離開，就是你愛到我一百念四分，我也不願意。我媽說過的，做人家小老婆一世不出山，雖然我的身體壞在你手上，我是沒有辦法，我要靠了你的勢力成一個紅明星，現在我的目的達到，你的目的也達到，我想就是將來我們兩人分手，希望你別感情用事，應該放點理智出來。這是我的見解，決不會使你左右做難人的，這話要聽嗎？」

章瑞昆心想這隻亮子倒不是東西，反臉無情，你既然有這個存心，我就把你玩一玩暢，然後不要你。公司裏袁媚雲，陳小燕，譚英，李虹，顧來君，我隨便搭搭，怕不會上手，假使我愛一個討一個，也沒有這許多房子給她們居，真是熱她大頭昏，我同不同童圓娟離婚，是老子的自由，誰也管我不了，真是放屁。當下對陳憶裳道：

「我們原是大家玩玩性質，嫁不嫁是你自由，你媽說這種話，明天我就對她不客氣，媽特皮，死老太婆，廣東老蟹，她要不是靠了老子的福，現在還在香港住三層擱呢。」

陳憶裳知道剛才言重，得罪了大老闆，心裏很不安，便連連道歉，討情，可是章瑞昆發出牛性，

死不賣帳，當下穿穿衣服，雪茄一枝拉起腳就走。陳憶裳連忙出去，到樓梯口一把拉住再三討情，章瑞昆驚一鈍道：

「不必多說，待這部戲拍完，帳結結清，各走各路，你回香港也罷，不回香港也罷，公司裏我跟你解約，大家漂亮。」說着飛奔下樓而去。再也拉不住他了。

陳憶裳失去章瑞昆歡心之後，可是她的行動還是受着章的約束，不許外邊交際與活動，在陳憶裳當然對他已沒有希望，目前雖沒有事人準備。但是她不怕沒有人要。雖然不是處女，世上不考究這一套的人很多，根本毋須放在心上。

從這時候起章瑞昆之對陳憶裳成了個面和心不和的局面，這不但外界沒有知道，他們雙方咸守秘密，不過陳憶裳萬分痛心的，知道章瑞昆此人相當厲害，處處把女人當做玩物，有隨玩隨拋的辣手，女子跟他在一起，總會吃足他的苦頭的。

果真章瑞昆從這時候起改變目標，腦筋動到袁媚雲的身上了。

原來袁媚雲是新華公司裏的一個基本女演員，她本有丈夫，名叫黃因，也是公司裏的一個小生演員，可是不甚紅，二三等脚色，不過很努力，很能演戲，章瑞昆就利用這點，把他單獨主演一個影片，在公司裏二三等脚色而能單獨一面主演一張片子，並不是容易的事，不是有特別原因與關係，可以永遠不提拔，把你壓到底下，章瑞昆的用心就是給黃因主演一張片子，分明是來一個交換條件，目的要黃的太太讓他派派用場。所以他先給黃因一個甜頭一搭，然後下手，黃因也只好敢怒不敢言，忍氣

吞聲在肚子裏，雖不照亮，但，各人心照不宣，本也毋須講出來的。

這一天章瑞昆開了一家大旅館，把袁媚雲騙了來，袁媚雲聽得老闆請他，還以為拍片子的事，準約而至，待袁媚雲進了房間，章瑞昆笑嘻嘻，招待她坐，一面隨手把門關上，寒暄了二句道：

「今天請你來，有一樁可喜的消息告訴你，還是昨夜決定的，公司裏人一個都沒有知道。」說着他把椅子拖近來與袁媚雲坐在一起。

第八章 袁媚雲被逼上梁山

袁媚雲覺得章老闆這樣熱絡對待她，一時受寵若驚起來，笑喜喜問道：「張老闆，請問什麼好消息報告我，這樣鄭重其事的？」

章瑞昆故意架子擺足輸贏，認真道：「你別以為這樣鄭重不鄭重，我是特別重視的，你道是個什麼好消息，說出來你一定高興得了不得，原來我要把你的丈夫黃因大大提拔一番，派他主演一部片子，讓他獨當一面充一個主角，劇本已經選定，我派黃充當主角，公司裏人都紛紛提出反對，以為你丈夫資望不够，平日所當配角，無論表情，動作，國語，都欠修養，把他批評得分文不值，我倒聽不入耳起來……」

袁媚雲笑道：「何以這次章老闆另眼相看，特別提拔他？」

章瑞昆打開烟匣抽出一枝老粗的雪茄，袁媚雲連忙替他划上一根火柴，章瑞昆湊上去呼了二口，噴出一口濃濃的烟頭，便往沙發裏一靠，腳在椅上一擱，招招手，拍拍靠臂道：

『來來，你坐到我這靠臂上來，我同你談。』

袁媚雲以老闖的吩咐，只得坐到沙發靠臂上去，一個上身斜倚在他一邊，雖二人沒有貼做一起，但也賽過貼在一起似的。

章瑞昆道：『我這人就是這個脾氣，越是人家反對他，我越是要提拔，當時我對導演蔡先生說：黃因你們別藐視他，此人實有天才，可惜被你們埋沒了，我是個最有目光，最主張公道的人，這次重用他，不信試試我的見解，蔡先生對我還有什麼話說，當場一口答應，黃因這本戲決定歸他導演，主角相當吃重，自始至終幕幕有他的戲，一氣呵成，將來拍成後，毋庸說得，黃因二個字立刻紅透半月天，這是毫無疑義的。媚雲，黃因一旦紅起來，你是他的太太，自然也跟着紅起來了，哈哈。』

袁媚雲真是十分窩心，說了許多感謝提攜的話，將來決不會忘記的。章瑞昆趁機便說：

『不過我對你袁媚雲也寄以濃厚希望，待黃因這本戲拍完，馬上請你也擔任一個主角，這個提議我已交付編導委員會，昨夜會議也已經通過。現在還可以告訴你一個消息，黃因的戲名叫「小老虎」，你的戲叫「海上春痕」，這個月內可能同時開拍。』

袁媚雲喜歡得連話都講不出了，只是笑，只是表示感激，一時真意想不到章老闆會這樣特別提拔他們夫婦。於是她說：

「不過承蒙章老闆這樣提攜，我們也知道的，將來當然要重重報答，決不會辜負厚望，我回去告訴黃因，叫他到府上道謝。」

竟瑞昆於是把雪茄煙椅子上放，胆一壯，把袁媚雲一隻玉手捉來玩弄着，笑嘻嘻道：

「媚雲，你這隻手生得真好，又白又嫩又糯又香，比我的太太好上萬萬倍。你說要重重報答我，不妨問問報答一些什麼呢？」

「聽憑你說吧，要我們報答什麼，就報答什麼，好不好？」

這時章瑞昆玩弄她一隻手不算，又打她臂膊一點一點伸到上面，而及於胸口，袁媚雲才有些驚異起來，心想一個大老闆，怎麼可以對一個女演員這樣沒有禮貌，可是又不得不虛與委蛇，假意順從，不料章瑞昆見她並不拒絕，胆子又壯了起來，索性把她上身往自己懷裏一拉，袁媚雲冷不及防，一個嬌體就往他懷裏倒了下去，於是她急急打他懷裏爬起來，却被章瑞昆雙手抱緊，哈哈笑道：

「試試誰的力氣大，你爬得起，就算你本領。」

「章老闆，謝謝你別這個樣子，等一會兒有人進來看見算什麼，將來傳到你太太耳裏，還得了。好了，請你放手吧。」

「沒有關係，門是上鍵的，這裏只有我同你二個人，沒有第三者，你不說出去，我不說出去，太太怎麼會知道。媚雲，我老實告訴你，今天請你來，一方面告訴你這個消息，另一方面我是十二萬分歡喜你，剛才你說要重重報答我，我想這個就算你的報答，換一句話說就是一個交換條件，你只須把

這個條件接受了我，以後你們夫婦倆在公司裏的地位立刻可以騰蹕起來，規定二個月給你們主演一部戲，待遇可以比陳憶裳，陳小燕，譚英，李虹，顧來君都高，你以為如何？」

袁媚雲皺皺眉頭道：「我不知道章老闆要我接受什麼條件？」

章瑞昆在她耳朵邊輕輕說了一陣，待說完時候又吻了她臉上一下，笑道：「你認為好不好，這個祕密我在任何人面前都不洩漏出去的，這一點我可以人格保證，當然你丈夫面前絕對守祕，這是我同你一段私情，這一段私情可以同日月爭輝，從此你走上光明大道，我則事業茂盛，的確是人生最有意義的一頁。」

袁媚雲始終痛苦着，柳眉倒豎，期期不能接受，她懇求他饒恕了吧，懇求他還是放她回去吧，良心上無論如何對不起丈夫的，別的事可做，這件事萬萬不可做。於是她反復譬解道：

「你不是有很好的大太太，二太太，還有聽說同陳憶裳也非常熱絡，她們都比我好，都比我有地位，何必還來看我呢？章老闆，請你饒了我吧，出來時間已經很久，黃因在家裏等我回去呢？」

「答應了我就放你回去，立刻答應，立刻就放你回去。我早已同大太太不睦了，二太太童圓娟也是貌合神離，一無夫婦情感可言，至於陳憶裳我同她絲毫無關係，不久合同解散，請她回香港，目前公司裏女演員很多，看得入眼的還是你，一年前我就對你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直到今天才同你談起，足見我並不是見一個愛一個的傢伙，女人地界我是十二萬分鄭重的，你不要看我章瑞昆是個混蛋，我的情感比任何人都強烈。好吧，我的閑話已經說完，寶貴時間起見，你到床上把被子鋪一鋪，把窗

廉拉一拉起來吧。」

結果袁媚雲逼上梁山，遂了章瑞昆的心願，這個祕密黃因始終是朦在鼓裏的，後來他感到章瑞昆對他太太很親熱樣子，袁媚雲講上去的話，無有不接受，心中雖有些奇怪，可是也捉不到證據，外邊雖有流言，可是此刻黃因主演的片子增多，地位日高，也就媽虎過去，不去追究，免得雙方面上都不好過去。可是袁媚雲身弱多病，一樹梨花壓海棠，她實在見了章瑞昆怕透怕透了。

第九章 甯可飯碗頭敲碎

有一個時期袁媚雲身體壞得骨瘦如柴，面孔臘黃，走起路來風吹欲倒的，可是一方面爲合同關係，不得不勉強從事水銀燈下生活。這些情形章瑞昆未始不知道，他還是不放過她，不時偷着約她出來幽會。有一次袁媚雲實在不勝其纏繞痛苦，對了章瑞昆哀求道：

「章老闆我實在勿來事了，你看我瘦得這一付皮包骨，如何還可以陪你白相，爲什麼不一點原諒我的，拜拜你吧，饒饒我。」

章瑞昆賊皮場臉道：

「我就歡喜你這瘦的美，中國自古以來，稱得上美女，都是多愁善感的，你是代表中國的典型美女，安得不身弱多病，我就歡喜這四個字面上，來來，把窗帘拉起來，時間大家寶貴一些，六點鐘我

還有應酬。」

袁媚雲知道一時逃不脫他的這一雙辣手，只得答應他，待把衣服解脫之後，章瑞昆看見她身上這一付骨瘦支離樣子，才有些可怕起來，覺得自己太不應該，而對袁稍稍感到失望，尤其她胸口一對乳房乾癟的賽過一片平地，肉感兩字，早已離開十萬八千里去了。章瑞昆倒也大發慈悲，當時沒有幹那件事而饒過她了。袁媚雲自然感激萬分，心想以後再不會來滋擾不清了。

真是謝天謝地。從這時候起袁媚雲以體力不夠，不得不乞靈於長壽膏，日惟吞雲吐霧，因此益加憔悴，章瑞昆當然不會再來愛她了，早也把她拋到九霄雲外去了。他是一個一日不可無女性陪伴的人，對袁既失了愛，當然又開始另找目標，恰巧這時候公司女演員中有個叫李虹的，生得如香扇墜，異常嬌小玲瓏，一隻面孔看上去又甜又嗲，年紀可二十歲，廣東人，而一口京片子講得比北平人還悅耳可愛，上海話也很來得，姊妹四人，她倒是個大學出身，因為愛好電影，寧可拋了書本投考進「新華」充當一個起碼的配角。當她考進時，公司中人都把她注意，有一次蔡中生拍一部叫「春江花月夜」找一個重要配角的丫頭，給他發掘到李虹頭上，覺得這女的很不錯，因為旁的戲中，丫頭是最起碼的角色，很不重要，但，這部「春江花月夜」中的丫頭有近乎主角的地位，幕幕有戲，跟隨主角一起。蔡中生到底有眼光，挑選到李虹充當此角，真是使她勝任愉快，演來恰到好處，後來這部戲拍完，公演之日，各報對李虹丫頭一角之演出，一致佳評，某報且替她起個綽號為「標準丫頭」，於是「標準丫頭」之名大響，公司中人都把這綽號稱呼她，李虹笑嘻嘻道：

『你們別開玩笑，像我們這種起碼人也只能充當一個丫頭而已，難道我就永遠只能充充配角的嗎，倒十八代灰孫子的霉！』說得衆人哄然大笑。

不知道李虹一紅，竟蒙章瑞昆青睞，這時他自與袁媚雲疏遠了後，本急欲找一個後補，於是他的目光移到李虹身上來，殊不知李虹本有個很知心的朋友，名叫余剛，是她在校時一個最要好的同學，他們雖沒有正式嫁娶之約，但是口頭上是說過的，一個非他不嫁，一個非她不娶，李虹拍戲時都是余剛接送，無論風霜雨雪，深更半夜，余剛必定陪伴左右，寸步不離，公司裏人很注意他們一對，問李虹這男的是誰，李虹謊稱是她哥哥，公司裏人信以爲真，也就釋然了。章瑞昆打聽得詳細，便預備下手。起先他把李虹的半身放大着色照片，懸在寫字間的壁上，貼對他的面，天天看見這張照片，真是越看越可愛，恨不得立刻同她一親肌膚之愛。一天他把李虹喊到他的寫字間來，李虹沒有知道他的用心，欣然應召而至，章瑞昆把寫字間裏人打發了出去，把門上了鍵，交代外邊茶房，任何人來找他，說是出去了。不許領進來，李虹見苗頭不對，心想白天在這寫字間裏不會出意外吧，並且她知道章老闖同公司中女演員那一個有關係，那一個沒有關係，外邊的流言，很是可怕，不要現在他瞎了眼睛找到我頭上來了，那我甯可飯碗敲碎，決不同他客氣的。章瑞昆雪茄一枝一呼，腳在寫字台角上一架，對李虹笑嘻嘻，指指壁上的照片說道：

『這不是你的照片？拍得太好了，你看公司中女演員甚多，她們的照片我這裏一張都沒有，只有你，足見我真把你吃得死脫了，哈哈。』

李虹莞爾道：「章老闆，我不懂你這句話是什麼解說？」

「吃得死脫會不懂嗎？就是愛上你一百念四分，哈哈。」

李虹臉一紅，有些坐立不安。正色道：「我在公司中是拍戲來的，把我血汗賺公司中的薪水，除此之外我什麼都不懂，章老闆瞧得起我，多給我一個拍戲機會，主角當然沒有資格，就是專門給我充一個起碼配角倒也無所謂，我但求拍戲……」

章瑞昆搶着說：「不，以後我吩咐導演決不再給你充配角，一定給你主角地位，這件事昨夜我已交代蔡先生，下部戲已經決定，這一點請你放心，我說出的話一句是一句。」

「那末謝謝章老闆美意。」

「這用不到謝，我同你自家人，自家人應該幫忙，當然義不容辭。不過有一點要求，我想跟你做一個很親密的朋友，我有一個長房間開在大東三百零五號，那邊只有我一人去，旁人根本是不知道的，我每天下午二點到晚上十點都在那邊休息，你可以常來白相。」

李虹沒有聽他說完，早就料到他的用意，肚裏一付可惡之極，竟然腦筋動到我頭上來了，當下自然不願跟他破臉，虛與委蛇道：「好好，我有空一定來拜望。」

「今天你有工夫嗎？我在那邊等你，隨便三點鐘來，四點鐘來，或晚上七八點鐘來都好，我一定等你。」

「今天恐怕沒有工夫，過一天吧，你有什麼吩咐，現在不可談嗎，何必到那邊，章老闆很忙的，

我也是個窮忙的人，彼此都不方便。」

章瑞昆閑話一句緊一句，竟然非要她今天去不可，李虹相當調皮，知道此刻的環境，要是不答應他，也許現在就沒有禮貌，便一口答應他七八點鐘去，章瑞昆問她會不會黃牛，李虹說一定。然後她急急告辭了。那裏知道章瑞昆在大東裏守了她一夜，李虹竟然不到，第二天章瑞昆見了她面，再約她去，她又一口答應，又是沒有去，這樣連續三次，李虹始終口頭上答應而暗底拒絕他去，章瑞昆上了幾次當，未免有些老羞成怒，背後叫人帶口信，說李虹如果再不知趣，主角的戲恐怕沒有希望了，叫她識相一點，我章瑞昆在女人地界從來沒有失敗過，而今竟然失敗一個丫頭手事，無論如何不甘心，不買帳。帶信人把這話個進李虹耳內，一點也不恐慌，一笑置之，說道：

「請你告訴章老闆，眼睛張張開，我雖然起碼，可不是陳憶裳，袁媚雲，那樣隨便，對我不滿意，立刻走路，沒有關係！」李虹當下才告訴了余剛，過去她是包含的，免得掉章老闆面子，現在她索性公開了，余剛一時火冒三丈高，要約人把章瑞昆擺平，卒為李虹阻止。

第十章 這樣漂亮的美人兒

章瑞昆轉不着李虹念頭，本來想給一點顏色給李虹看看，後來他旁邊的人勸他說：

「章老闆，像你這樣有地位的人，真不犯着同一個起碼來西的小丫頭別氣呀，別說上海地界裏，

漂亮的女人要多少，就是我們公司裏，比李虹崢幾倍的也多着呢。」

章瑞昆一聽這話，認爲倒也言之有理，就嘆了一口氣說：

「好吧，便宜了這小丫頭。」

從此以後，李虹在新華公司，便一直被擱煞，沒有做主角的機會，充其量，即使有導演賞識她的演技，也最多做個重要配角而已。

章瑞昆在李虹那裏遭了退票後，便又轉變方向，物色新的進攻目標。

一天，他走進共舞台，直上二樓去辦公，在上樓梯的時候，眼前忽然一亮，有一位瓜子面型，嘴旁有一點黑痣，約摸二十歲出頭的漂亮小姐，笑容可掬地同他點頭招待，還恭恭敬敬的喊了他一聲：「章先生」。

章瑞昆一看面孔很熟，但一時卻想不起她是誰，接着也假作一本正經的同她點了點頭，就進了辦公室去。

章瑞昆一進辦公室，就急得什麼似地，馬上叫他的親信出去看看，那個有黑痣的女人是誰，親信出去一看，知道她就是公司裏一個女演員叫鄭妮妮的，便回進辦公室報告給章瑞昆聽，章瑞昆一時高興得什麼似地，自言自語道：「原來也是我的人，我籠中裏的鳥兒。」

突然，章瑞昆像想起了一件忘記的事般，從椅子裏站起來，沖沖的走出辦公室，他是想仔細的再去看看鄭妮妮，可是從二樓到樓下又從樓下跑到三樓，再也找不到鄭妮妮的影子了，他垂頭喪氣回

到辦公室，一坐下便拉起電話，打到公司裏刺務部，詢問鄭妮妮家裏的地址和電話號碼，他是個急性朋友，巴不得馬上把鄭妮妮找來，於是再一個電話，便打到鄭妮妮家裏，接電話的正是一個女人聲音，章瑞昆來不及就說：「我是章老闖，剛才你怎麼一閃眼就走了，我正有事要同你談談呢，你現在馬上來好嗎。」

對方聽這話，弄得莫明其妙，攪了半天，章瑞昆才知道接電話的人不是鄭妮妮，而是鄭妮妮家裏的女傭人他，才憤憤地掛斷了電話。

第二天大清早，鄭妮妮家裏的電話又「鈴鈴鈴……」響起來了，鄭妮妮睡眼惺忪去接聽，一聽是章老闖打來的，心裏就覺得奇怪，大清老早的，打來有什麼要緊的事。

鄭妮妮的丈夫胡兆文聽得是章老闖的電話，認為是一件意外事，覺得這事不妙，因為他對於章老闖的做人，是認識得很清楚了。

果然不出胡兆文的預料，章老闖約鄭妮妮下午四點鐘到國際飯店六樓咖啡廳，有要緊事面談。

胡兆文想阻止鄭妮妮前去，可是他們夫婦倆現在都吃他的飯，第一次就失約，似乎不大好意思，但獨個子讓鄭妮妮去，胡兆文又不放心，這倒使他們夫妻倆左右為難起來。

最後他們決定了一個辦法，鄭妮妮帶了她的女兒小妮同去，以備必要可以作擋箭牌。

吃過中飯，鄭妮妮打了個中覺，到三點鐘，打扮打扮，便帶了小妮到國際去，到達時，四點鐘才過五分鐘，在六樓咖啡廳六樓一個角落裏火車座中，章瑞昆堆滿笑容，招呼鄭妮妮坐下，章瑞昆看見

她帶了個女孩子，心裏就有點不高興，不過表面仍很客氣地問鄭妮妮：

「這是你的女公子嗎？生得怪討人歡喜的。」其實他心底裏是一百個討厭呢。

「是的，章先生，你來久了吧。」接着又對小妮說：「小妮，叫聲章伯伯。」

「不敢當，不敢當，糖也沒有，今年幾歲了。」

「叫名七歲，實際六歲不滿呢。」

鄭妮妮坐定下來後，便由章瑞昆招待僕歐送上咖啡點心來。

「今天有一件事，要同你商量商量。」章瑞昆首先說。

「請章先生說，有什麼事。」鄭妮妮軟聲軟氣又糯的語氣，章瑞昆聽後骨頭都酥了，加上她嘴旁的一點黑痣，益發顯得她的美艷，章瑞昆面對面看得仔仔細細，暗想：「這樣漂亮的一位美人兒，我怎麼一向沒有注意到。」

停了片刻，章瑞昆故作正經的樣子，對鄭妮妮說：

「公司裏拍好的幾部片子，最近南洋有電報來，要買栲貝，須要一個人去接洽接洽，我因為走不開，聽說你的胡先生，對於南洋方面人頭很熟，所以想同你商量商量，請他代我去一趟，這是一舉二得，我可以不致顧此失彼，對你胡先生，正大可進帳一票呢。不知胡先生有意思去嗎？」這是章瑞昆的老套頭，他知道人人是愛錢的，所以先以金錢來打動人，用調虎離山之計，先把胡兆文派出去，然後再引誘鄭妮妮上鉤。

鄭妮妮一聽這話，喜出望外，她想她丈夫做個攝影師，一直躲在暗房間裏，一輩子沒有出息的，她聽說過賣買影片拷貝的拔頭是很不錯的，心裏倒有點活起來了。

「章先生派他去，真是太看得起我們了。」鄭妮妮不知章瑞昆的鬼計，竟然答應他了。

第十一章 鄭妮妮雪雪白的皮膚

這天因為咖啡廳裏，衆目昭彰，章瑞昆不好意思動手動腳，又加上小妮在旁，總覺得不大方便，所以規規矩矩的同鄭妮妮談了半小時的話後，便說：「你回去告訴胡先生，請他明天到我辦公處來接個頭，後天一早動身，飛機票我差人去買好，我們明天再見吧。」

章瑞昆付了賬，便同鄭妮妮離開國際飯店，他的自備汽車正停在門口，送鄭妮妮回家後，自己也興高彩烈地回府了。

童圓娟見這天的章瑞昆特別高興，而且又那麼早回來，認為是奇蹟，便問章瑞昆：「今天怎麼這樣快活，大概又是那個女人給你攪上了嗎？」

章瑞昆哈哈大笑，隨手便把童圓娟腰裏一抱，親了個嘴說：「一票好生意，將要成功了。」

童圓娟雖明知他說謊，也不去追問根由，反正她是沒有辦法去管他一切行動的，但求章瑞昆不拋棄她，她已很滿足了。

第二天上午十時，胡兆文鄭妮妮果然如約到他辦公室來，章瑞昆少不得假正經一番，便把四部拷貝親自交給胡兆文，還簽了一張支款傳票，給胡兆文到出納科去領，算是給胡兆文路途上應用的，這一筆款子，說大不大，說小不小，足敷普通人家二口子半年之用，胡兆文一時看在鈔票面上，也就不再去考慮其他的一切了。

胡兆文動身那天，鄭妮妮當然送他到機場，這天，章瑞昆也起了個早，趕到飛機場送行，飛機起飛後，章瑞昆便約鄭妮妮下午仍在國際飯店咖啡廳見面，還告訴鄭妮妮，公司裏的導演都在，因為要策劃一部大資本的新片，這部新片的女主角就是預備請鄭妮妮來担任演出的。

鄭妮妮不知是計，一口答應下來，說：「準到，準到。」

下午，鄭妮妮獨個子到國際，可是除了章瑞昆外，導演一個都沒有，她便問章瑞昆說：

「章先生，浦先生，方先生還沒有來嗎？」

「他們都在隔壁金門飯店，擬具計劃，我們吃一點東西就去。」章瑞昆的做功實在不壞，全本騙局，面孔上絲毫不露痕跡，所以鄭妮妮竟信以為真。

僕歐送上雞片吐司來，鄭妮妮吃了二片後，便隨了章瑞昆到金門飯店，電梯把他們帶上最高的一層九樓，這九樓的房間，是被稱為祕密房間的，普通的人是開不到的，非要同裏面的人熟，才可以開着，因為這裏祇有僅僅四只房間，佈置富麗，每間都有二大室一小室，計一會客室，一臥室，一浴室，是專供有錢人享樂之用，所以代價相當貴，尤其是小帳很大，侍候這四間房間的僕歐，個個能見貌

紫色，幫助客人成就好事。

章瑞昆偕鄭妮妮走進一間沒有號碼而祇有D字記號的房間。

裏面真是陳設得精緻極了，全部嶄新傢俬，尤其是臥室裏的那具席夢思，厚厚的彈簧，彈性力特別強。

鄭妮妮進去後，見一個人影都沒有，心裏才開始懷疑起來，一個僕歐進來，章瑞昆眼睛一閃，問僕歐說：「浦先生等那裏去了。」

那個僕歐機警地回答：「噢，浦先生們剛出去沒有多少時候，前後腳，真不巧。」僕歐說畢，微微的對章瑞昆一笑，出去了，反手把門關上，「司必鈴」一響，可以知道門是被鎖上了。

章瑞昆向沙發裏一輪，對鄭妮妮說：「請坐，這裏很清靜，我們談談。」

「章先生，我要回去了，拍戲的事，明天再談吧。」說着，走過去想開門，可是那個「司必鈴」再也旋不動了。

「我們在這裏談談不是很好嗎？」說時，立起身來，拉住鄭妮妮，使勁的把她推倒在沙發裏，自己乘勢也坐了下來，雙手往鄭妮妮腰裏一把抱住，在她頰上吻了一下說：

「打開天窗說亮話，我自從那天在共舞台看見你後，就一直愛得你幾乎要發了瘋，你是很聰明的人，大概可以知道我的用意了，今天請你來，恕我扯了一個謊，其實也不能說完全說謊，我的確在準備一部大資本的新片，要請你來主演呢，以後，你有任何要求，一切都可由你吩咐。」

鄭妮妮冷不防章瑞昆開門見山的舉動，頓時嚇得她面無人色，一時被章瑞昆嚇昏了，話都說不出來，半響，才苦笑說：「章先生，這……這……這個辦不到的，你知道我是有丈夫的人，怎樣可以……」鄭妮妮一邊說，一邊掙扎着要從沙發裏爬起來，可是她的力氣畢竟弱，不但沒有掙扎起來，反被章瑞昆把上半段身體壓住了她的胸部，動都不能動了，櫻唇啓處，章瑞昆又來了個偷吻鏡頭，接着又對鄭妮妮說：

「這有什麼關係，祇要你自己保守秘密，有誰會知道我們的事，何況你丈夫也到南洋去了，還有誰來干涉你的行動。」

「不可以，絕對不可以，章先生，你快放手，否則我要喊救命了。」

這個我倒不在乎的，這裏的僕歐，賽過我家裏的傭人一樣，如果被旁人聽見，我章瑞昆果然拋一
次臉，你也不見得有面子吧！」

鄭妮妮一想這話倒也對，喊了出來，給人家來瞧熱鬧，豈不更難堪，萬一將來丈夫回來知道了，也不是件好事，計上心來，也想用哄騙的方法，便對章瑞昆說：

「那末到晚上再說好嗎！我五點鐘還有事，今晚你約我什麼地方，或者仍到這裏，我準到好吧」
「你既然答應了，也用不着到晚上，反正最多半小時的辰光，解決了以後五點鐘你有事，還來得及。」章瑞昆說畢，便站了起來，解領帶，脫褲子，又替鄭妮妮脫旗袍，鄭妮妮被迫得毫無辦法，爲了希望章瑞昆多捧捧她，讓她在新華公司多拍幾部影片的關係，最後祇得任其擺佈了。

鄭妮妮雪雪白的皮膚，使章瑞昆像吃了興奮劑一樣，三刻鐘後，才告完畢，走了氣後的章瑞昆，直挺挺躺在床上像隻豬羅一樣，而鄭妮妮也香汗淋漓，閉上了眼睛，微微的還在喘氣。

第十二章 靈不靈當場試驗

章端昆靜靜的安份了五分鐘後，又動手動腳起來，伸手過去，撫摸妮妮的奶峯，又扭扭她的奶頭，妮妮被他扭得發癢，忍不住笑出來，發嗲地對章端昆說：

「你這個沒有用的東西，看看賣相很好，塊頭蠻大，怎麼一歇功夫就不靈了。」此時之鄭妮妮原形畢露，同一個鐘頭前的鄭妮妮完全二樣了。

章端昆素來是不肯認輸的人，鄭妮妮說他沒有用的東西，他又不買帳起來，便一個跟斗從床上跳下來，先拿被褥替妮妮蓋蓋好，隨便自己穿上褲子，去掀電鈴，鄭妮妮驚慌地問他：「幹什麼，幹什麼？」

章端昆賊脫嘻嘻走過去，伏在妮妮耳朵邊，輕輕地說：「你說我沒有用，讓我喝一杯威士忌後，同你再接再厲，戰個三百合，看誰吃畢在誰手裏。」

鄭妮妮正想阻止他，僕歐已經擊了一下房門，開進來了。

「喂，來二杯威士忌，弄點小菜，再加點心，要道地的。」僕歐連稱：「是，是」竄命而去後，

鄭侏侏想從床上起身，卻給章端昆又推倒下去：「你睡着，等一會吃眼點心，準備應戰吧。」

「不，不，我不高興，我還有事。」

「有屁的事，既使天大的事體也明天再說了。」

「那末算你有用，好不好。」

「靈不靈當場試驗，我章端昆說得到做得到。」

他們像談正經事一樣，第三者聽起來，決不會想到他們談的是「不可告人」的事。

房門又「碰碰」二聲響了，僕歐送進二杯威士忌酒及一盆白雞一盆火腿片來，後面還有一個僕歐，手上端的一窩雞絲炒麵，安置桌上後，章端昆便關照他們：「出去吧，電鈴不響，勿隨便進來。」

章端昆關了門鎖上後，便親自動手，端了一隻小玻桌，放在床口前，又把酒菜炒麵端到小玻桌上，便褲子一脫，跳上床去，把鄭侏侏扶起來，一隻手圍住她腰裏，一隻手拿一杯酒給鄭侏侏說：「我們來喝個半醉，幹起來更可有趣得多了。」

「我喝不來，你喝吧。」

「喝不來，也喝一點。」說時，酒杯已送到鄭侏侏口角邊，強制執行，鄭侏侏祇嘗了三口，一會兒面頰上就紅起來，再過一會，一個頭倒在章端昆懷裏，顯然有點醉了。

章端昆存心借酒提神，他的酒量雖並不好，但頭二杯威士忌還不在乎，喝到也有六分醉模樣後，就同鄭侏侏你一簇我一簇的把一盆雞絲炒麵也罩了沙蟹。

接下去便是一場大戰，章端昆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果然把鄭妮妮打得落花流水，祇聽得鄭妮妮嬌聲滴滴向章瑞昆討饒：

「好了，好了，我甘拜下風了。」

可是章端昆還瘋狂地繼續着，實在威士忌酒的力道有點效力，直到把鄭妮妮橫一聲：「好哥哥，停止吧。」直一聲：「親阿哥，恕恕我吧。」章端昆才停止工作，其實呢，他自己也完結了。

「那能，服貼不服貼。」

「服貼，服貼，實在你那笨重得像豬樣的身體，叫人真吃不消。」

此時的章端昆與鄭妮妮，都倦疲得什麼似地，二個頭面對面並在一起，章端昆一手圍住了鄭妮妮的頭頸裏，閉上眼睛作長吻，畢竟太吃力的緣故，二人都糊裏糊塗睡着了。

一覺睡到九點鐘敲過，鄭妮妮才醒過來，一弄鏡上時候不早，便推推章端昆，而章端昆睡得像死人一樣，她便翻身下床，穿好衣服，捲了一支紙條，塞進章端昆鼻孔裏，章端昆一個「呵欠」，才醒了轉來。

「啥辰光了。」

「九點鐘已敲過了。」鄭妮妮說畢，便走進浴室去，洗臉修飾。

「糟糕，糟糕……八點鐘的宴會都担誤了。」章端昆自說自話着。

接着便拉起電話聽筒：「接紅棉酒家，請黃老闆聽電話。」

電話接通後，章端昆扯慌說：「吳先生，請你代小弟在黃老闖面前抱歉一聲，今天因為公司裏有點公事還沒有辦完，所以不能來了。」

掛斷電話後，章端昆走到浴室門口，對鄭妮妮說：「今天不必回家了，索性住在這裏吧。」

「不，讓我回去的好，我從來沒有在外面住夜過，回頭家裏一定要疑心的。」

章端昆目的既已達到，再留她住夜，本來就大可不必了，所以得意洋洋地說：

「好吧，那末我們出去吃了夜飯後，就送你回去。」

章端昆與鄭妮妮離開金門飯店，便上新雅去吃晚飯，在三樓上揀了一個房間，點了三隻菜一隻湯，又喝了一瓶啤酒，十點一刻，才算解決肚皮問題。

他們在新雅門口等汽車時，過路有人指手劃腳的說：「看啊，鄭妮妮同那個大塊頭，面孔像是章端昆。」

鄭妮妮聽在耳朵裏，做賊心虛，似乎很窘的樣子，看見車子來了，趕緊往車廂裏一鑽，車子便向南疾駛而去。

第十三章 你這個不要臉的東西

鄭妮妮回到家裏，孩子們大哭小喊，鬧得一搭糊塗，心裏自覺非常不安，又想想丈夫待他不錯，

實在不應該做這種事，可是木已成舟，睡到床上，暗暗痛哭了一場。

從此以後，章瑞昆三日二頭開汽車來約她出去，會面的地點，不是金門飯店便是華懋飯店，有一次，公司裏有個小演員名叫吳聲的，到華懋飯店去看朋友，恰巧撞見章瑞昆同鄭妮妮剛從汽車裏走出，他便好奇地跟隨在他倆後面，一直到他們上四樓走進一個房間，房門馬上「砰」一聲關緊後，他才離開。

第二天，吳聲把他目睹的情形，遍告公司裏的同人，於是章瑞昆同鄭妮妮的祕密，從此一傳十，十傳百的流傳開來了。

這時候正有一部巨片「一代艷后」，由鄭妮妮領銜主演的，在攝製中，攝影場裏的人的嘴吧是最善尋開心挖苦的，一天，大導演傅萬昌要找章瑞昆談話，便問鄭妮妮說：

「鄭小姐。你可知道章老闆現在的行蹤？」

鄭妮妮一時似乎很窘，她覺得這一問其中必有道理，但仍故作鎮靜的樣子回答：

「章老闆的行蹤，我怎麼知道呢。」

「鄭小姐，你放心好了，章老闆的私事我們不會散佈出去，我們都是自己人，你明白嗎。」

這一下可把鄭妮妮弄得頓時面孔紅起來，話都說不出。

又有一天，鄭妮妮剛走到化妝間門口，聽得裏面有二個演員輕聲地在談論她同章瑞昆的事，甲演員說：「我替鄭妮妮想想，真犯不着，章瑞昆有大老婆，又有小老婆，她祇能做他的姘頭，真不值得

。乙演員則說：「要不是這樣的話，章瑞昆怎麼肯這樣捧她。」

鄭侂侂在外面聽在耳朵，嚇得不敢進去，回出來在花園裏獨自散步，當天拍完了戲，就急沖沖的去找章瑞昆，質問他是誰把這些事情傳出去的，並且要章瑞昆闢謠，否則丈夫回來後，叫她怎樣做人。

章瑞昆一口答應鄭侂侂替她闢謠，第二天就到廠裏去出了一張佈告，大意是說：「本公司職演員等，應一體專心於職務，不得管別人閒事，造謠或濫放空氣，否則立即開除，決不恕赦。」

這佈告貼出後，在攝影場裏果然不再有人談論鄭侂侂同章瑞昆的事了，可是暗地裏，大家還是議論紛紛，成爲一件表面祕密實際公開的談話資料。

最後，連得鄭侂侂家裏的女佣人也知道少奶奶同章瑞昆的關係了。

所以到三個月後胡兆文從南洋回來，不到三天，就發覺妻子的祕密，那天晚上，胡兆文祇吃了半碗飯，便勿聲勿響往房間裏床上一橫。

鄭侂侂在吃飯的時候，就看到丈夫的臉色不對，知道事情不妙，也祇吃了一碗飯，心裏跳動得利害，但仍堆滿了笑容，走進臥室，問胡兆文說：

「今天有點不舒服嗎？」

「有什麼不舒服，你心裏應該有點不舒服嗎？」

胡兆文的面孔鐵板地，語氣硬崩崩，像廣東人一樣，使鄭侂侂大驚失色，話都說不出來，半響才

吞吞吐吐說：

「你出去了三個月，我……沒有做對不……起你……的……」

不待鄭侏侏說畢，胡兆文便翻起身來，手指往鄭侏侏鼻上一點：「你這個不要臉的東西，你幹的好事，還說什麼對不起對得起。」

「沒……沒有，你別聽人瞎說。」

「你手上戴的鑽戒是那裏來的，每天接你拍戲的汽車是誰的？」

「鑽戒是我領的「一代艷后」一部份的酬勞才去買的，汽車，那是公司裏的。」

「一部份的酬勞就够買一隻鑽戒，你的面子好大呀。別人拍戲，公司裏黃包車錢都不肯發，你到每天汽車接送，大概你的屁股生得白一點是哦？」

胡兆文這些話，說得鄭侏侏像有幾十支箭穿過她的心一樣，自覺實在愧對胡兆文，可是她想想他們的夫妻之情一向很好，對這件事，雖已做錯，但絕對不能承認，所以用軟絲絲的口氣對胡兆文說：

「我實在沒有的，不過同章老闆吃過幾次飯，別人就濫造謠言，實在是沒有的。」

胡兆文一想因為剛回來第三天，祇聽人說起這件事，還沒有得到真憑實據，不知究竟怎樣，便嘆了一口氣說：「好吧，今天不來同你分辯，短期內總可有個水落石出，然後再同你算帳。」

鄭侏侏一看形勢緩和下來，趕緊親自替丈夫倒茶，弄洗臉水，還給他脫去上裝，皮鞋，極盡待奉之能事，胡兆文心裏果然難過，但夫妻之間，究竟一向很好，何況三個多月分別，應該親熱一點，便

轉變了語氣對鄭侂侂說：

「今天我累得很，有點睡吧。」鄭侂侂巴不得早點睡，發發嗲，在床上向丈夫扯一個謊，事情也許就可瞞過去。

第十四章 打樓梯上滾到樓梯底

胡兆文見鄭侂侂越是對她討好，肚裏越是起疑，忖想：一定是虛心，希望借討好我，使我把這件事不再追究，媽虎過去。可是我胡兆文不願做這隻死烏車，當然非加查究不可，別的我都可以忍耐過去，自己太太給人家派用場，是可忍，孰不可忍。是夜他實在氣不過了，在床上轉輾難眠，老是歎息着。鄭侂侂還以為他沿途辛苦過度，致不能成眠，便說：

「兆文，要不要我替你捶捶腿，筋骨上擦些活血藥酒。你太辛苦了，出門不過三個月，瘦得這付樣子！」

胡兆文翻了一個身，不去理睬他。鄭侂侂還是嘮叨不休，把胡兆文惱了起來，手一揮道：「滾，別多嚕囉！」

鄭侂侂嚇得一跳，也就不敢做聲。心想丈夫出門三個月，性情變得這末火爆，一定是我的祕密給他知道了。現是這麼辦呢。只怪自己意志薄弱，太對不起丈夫了。

這樣過了二天，胡兆文始終不與鄭侂侂交談一句話，心頭的窒塞，情緒的惡劣，處處流露了出來，他此刻正在暗中搜集證據，待證據抓到了手，再同她清算。果然有一夜鄭侂侂上攝影上拍戲去了，胡兆文便在房間裏大事搜查，在床前那個夜壺箱的夾層裏找到章端昆給她的二封情書，這二封情書分別夾在一對奶罩裏邊的。胡兆文見上面的措詞肉麻得不堪再讀，後邊還有二行叫鄭侂侂跟丈夫離婚，至於離婚損失費用，完全由章端昆負擔。胡兆文氣得手足冰冷，索索發抖。接着他又在一個粉匣裏面搜到章端昆給鄭侂侂的照片，這張照片背面是寫着「侂侂吾愛」四個字，下面是章端昆親筆簽名。胡兆文搜到這三件證據之後，心猶未足，又在一件夾大衣袋內搜出一張章端昆便條，這上面是約鄭侂侂幽會的地點，並叮囑她公司內任何人前不可走漏這個消息。胡兆文一邊搜查一邊大罵章端昆禽獸，王八蛋。又罵鄭侂侂爛污皮，三個月的時間都不能守，就偷人，這簡直是婊子都不如。當下他把這幾個證據，祕藏了起來。打算跟章端昆去算帳，一想他的勢力大，也許給他掉了臉，卑鄙手段都要做了出來的，這樣做我無異是雞蛋去碰石頭，不過我這口氣不出，做一個丈夫也太沒有丈夫的氣概了。第二天，他是跟鄭侂侂大吵了，鄭侂侂一味哭泣，還口口聲聲說是冤枉，她要去拖章端昆來對質，有沒這件事，胡兆文便把證據攤了開來，問她：

「這是不是冤枉？連你們開房間的地點都有，筆據落在我手裏！你還否認，你還賴，你比婊子野雞都不如！」

鄭侂侂見了證據，才目瞪口呆了起來，突然雙膝跪在丈夫面前求情，說是下次決不跟章端昆往來

，哭是哭得像個淚人兒一樣，胡兆文這時瘋狂的把跪在面前的鄭妮妮當胸一脚踢倒地上，把房間裏所有全部破壞，挾了一件大衣，奪門而出，對鄭妮妮恨恨道：

『我現在向章瑞昆這王八蛋去清算，從今以後我就永遠不要看見你的面！今天讓了你，你已不屬於我的人，你是章太太，新華公司老闆娘！』說畢把門往外「蓬」一推下樓去了。

這時鄭妮妮知道禍闖大了，連忙打地板上爬起，淚一抹追下樓去，不料一個失足，打樓梯上一直滾到樓梯底，家中娘姨們趕來，知道少爺同奶奶吵嘴了，急忙把她扶起，鄭妮妮就此昏迷不省人事，口吐白沫。娘姨追不到少爺，便一個電話打給章瑞昆，恰巧接到章瑞昆手裏，告訴他如此如此情形，章瑞昆電話裏打官話道：

『笑話了，我又不是鄭妮妮的丈夫，他們夫婦吵嘴與我什麼相干。打樓梯上跌下，如果受傷，你們送醫院，醫藥費沒有，到公司會計處來領取。』

娘姨們道：『章老闆，請你來一來吧，奶奶人事不知，非常危險，我們不知送那一家醫院好，少爺又不在家！』

『好，我派一個人來。』章瑞昆把電話一掛，派了底下一個親信，帶了款子趕到鄭家，果然見鄭妮妮靠在娘姨懷裏，還是不開口，面色蒼白可怕，立刻送到南洋醫院，醫生診過之後，說是神經系受了震動，當下注射了強心針，人方始清醒，不一會章瑞昆趕到，鄭妮妮執住他一隻手，淚流滿臉，對了他哭道：

「章老闖，我……我們二人的事，兆文全部明白了，今天跟我吵得天翻地覆，一房間東西全部打光，以後日子叫我如何過下去呀？」

章瑞昆道：「如果他正式跟你離婚，願意放棄你，你就做我三姨太，這有什麼關係。」

「我怕你的太太。」

「是不是怕童圓娟，媽特皮，怕她幹嗎？」

「我怕兆文跟你搗蛋！」

「他憑什麼資格跟我搗蛋，我砍他的腦袋都有份！」

鄭侏侏大吃一驚，昏了過去。待她清醒時，章瑞昆已經走了。

第十五章 走一條新的路線

隔了一天，章瑞昆派了一個親信送來一封信，信內附了一張即期支票，信亮上寫：「南洋醫院二樓七號房間鄭侏侏女士親啓」字樣，看護把送信人領進七號病房，見床上白白單被裏面躺了一個形容憔悴的婦人，送信人是認得鄭侏侏的，把信遞了上去。說道：

「鄭小姐，章老闖有封信，請小姐簽個字在信亮上，給我帶回去。」

鄭侏侏正在胡思亂想時候，接到這封信，心中不覺大慰？也沒有看信的內容，就急急忙忙把拆下

信亮簽了一個：「妮妮親收」四字交還送信人。於是她從頭到底看信，只見上面寫道：

「妮妮：

我認爲你的家庭很複雜，前談之事準作罷論，你的丈夫是個無賴，我過去幫他的忙，他一點不記，他不想我章瑞昆是怎樣一個人物，從來不會攪過人家太太，現在我只不過同你稍爲一點小關係，無傷大雅，他就跟你吵到如此地步，混蛋不混蛋，他既然對你對我無情義，我又何必照顧你。自今以後你還是投向你的無賴丈夫懷抱去吧，我不要你了。請你不用怨我章瑞昆無情，不要你，換句話說就是愛護你。今附上即期支票一紙，算是我同你幾夜風流的代價，殊知我章某人到了這個地步，還是不白攪人家女人的。再見，不，我們毋須再見。

章瑞昆啓」

鄭妮妮看完這封信以後，彷彿從國際飯店最高一層樓，一個筋斗自上而下來，一個人頓時昏厥了過去！

原來章瑞昆是這樣一個人物，她想不到把她拋得這末快，這封信當然是跟她一刀兩斷，以後不必再往來了。待鄭妮妮清醒時，又是哭得傷心萬分，她咬緊牙根，立刻派醫院裏茶房把支票退還了章瑞昆，略書數行道：

「我鄭妮妮還不會到賣皮的地步，瞞昏你的頭，你當我什麼看待，支票退還，請你買錫箔！」
鄭妮妮一時氣極，並將支票撕做十七念八塊，夾在信內退還，以洩心頭之恨。

章瑞昆見鄭妮妮這樣一封信，心想這隻爛污皮，實頭可惡之極，真是不識抬舉，支票退還不算，還撕得粉碎，撕得粉碎不算，還叫我買錫箔，這分明來觸我霉頭。當下便把公司裏的導演蔡楚明找了來。問道：

「近來鄭妮妮有沒有主演的片子開拍？」

蔡楚明道：「計劃中大概有一部片子由鄭妮妮主演，不過何日開拍還沒有定規。」

章瑞昆便搖搖頭道：「請你馬上換一個主角，鄭妮妮暫時停止拍戲資格，她的丈夫，胡兆文可惡之極，在外邊破壞我章瑞昆的名譽，此人公司中絕對不可用，鄭妮妮也是一隻襪統裏貨色，暫時不預備派她拍戲，將來再看情形決定。」

蔡楚明因爲是老闆的命令，就此把鄭妮妮打進冷宮，沒有戲給她開拍機會了。

章瑞昆此人實在是個莫明其妙的傢伙，說是富於情感，但又未必，可是在女人面上的溫功，確有獨到之處，所以一個個女人都上他的當，給他搭上手，受他玩弄，而且最可惡的就是一有肉體關係，搭過一點鮮頭，他就把你拋了，立刻就會翻轉面孔不認得你，手段之辣，良心之狠，同開始搭你上手時完全二付面目，這真叫女的痛心而疾首，知道一生清白斷送他手上了，簡直當他是個惡魔，吃過他苦的都紛紛遠避，有幾個爲了生活，爲了名譽，還是忍氣吞聲的在公司裏吃他的飯，無法離開。

這時候鄭妮妮是個被遺棄的人，情形非常的淒涼，她既被章瑞昆見棄，只得又去哀求苦惱拉攏她的丈夫，對他表示懺悔，永遠跟章瑞昆斷絕關係，請求丈夫原諒她一時糊塗，後來又經親眷知友的再

三調解，鄭侂侂與胡兆文雖然言歸於好，但，這件事外邊已是鬧得風風雨雨，不但圈內人統統知道，連外界的人也都已知道了。

章瑞昆當然感到相當威脅，知道外界輿論對他很不利，知道這次同鄭侂侂的翻臉，外邊都知道了，當然這是鄭侂侂洩漏出去的，他一想不好，馬上又拉攏蔡楚明再去拉回鄭侂侂，仍舊請她主演一片，藉以堵塞她的嘴巴，而同時緩和和外間的緊張空氣。章瑞昆的手段有如此靈敏。這樣沒有過得二個月的安份日子，腦筋又動起來人了。

聽說他目前搭女人另走了一條新的路線，她認為公司裏的女演員，好的太少，並且一個個也搭過滋味，實在沒有胃口再攪，因為一則耳目衆多，把誰搭上手，立刻同仁統統知道。二則過去他是要同你睡覺就務必你要陪他睡覺，逃也逃不了的。現在這情形自知行不通。索性抱定宗旨，到圈子外去發展。恰巧這時候，公司登廣告招考女演員，一時前來報名的非常踴躍，其中當然有不少精彩的，並且報名時要黏半身四寸照片一張。一天，章瑞昆無意中來到招考女生部，當他一個大胖子賊頭鬼腦的擠進門時，見裏邊的女人邪邪氣氣，燕瘦環肥，各色各樣都有。於是他同招考部主人黃濟人道：

「今天這許多女子坐在這裏幹嗎？」

黃濟人道：「唔，今天是考試女演員的第一天呀，她們接到通知信都趕來面試的。」

「噯，」章瑞昆一時色迷迷起來，留戀不忍離去，便往沙發裏一靠，脚一攔，一手支額，預備一個個欣賞一番，看看那一個精彩，將來作為搭她的準備。他一邊注視一邊問黃濟人道：

「這個穿紅的名字叫什麼，那個穿藍的名字叫什麼？請你明明白白寫一張給我。」

第十六章 三百多名全部淘汰

招考部主任黃濟人知道章瑞昆查問女投考員的名字，料必又是不轉好念頭，不覺笑了一笑，故意說：

「章老闆，你是不是對她們有希望的提拔先上鏡頭？」

章瑞昆道：「是呀，現在公司裏女的人材實在缺乏，拍來拍去這幾個，急須發掘新人，我認爲這一批新演員中，也許有幾個很有前途的，公司當然提前錄用。」

「不過這裏有幾個實相很嶄，這是外表，還須加以訓練，然後方可上鏡頭，否則要上場昏的。」

「當然，不過我們急不待緩，可以媽媽虎虎拍拍，就給她們提先開拍，現在只講求一隻面孔，演技又是一事。」

黃濟人聽章瑞昆如此一面孔的說法，倒也不注意他肚裏鬼計，果真把他指定二個最漂亮的把姓名告訴了他，其中一個穿紅的叫韓美麗，一個穿藍的叫白柳。章瑞昆接上手一看，問道：

「那一個叫韓美麗？」

「穿紅的。」

章瑞昆又對那個穿紅的看了一眼，認爲很不錯。說道：「穿藍的叫白柳了？」

「對，這韓美麗是廣東人，白柳是蘇州人，韓念一歲，白十九歲。」

「她們有沒有丈夫的？」

「都沒有出嫁。」

章瑞昆肚裏一喜，忖想：沒有出嫁，可見都是原生貨了，那滋味一定嶄，現在我把她們二人都搭上手。當下壓低了喉嚨對黃濟人道：

「今天你對這二人考試，特別放寬，別過於頂真，如果考不中，你也媽媽虎虎算她考中了，這是我的主張，因爲現在好的人才實在貧乏，很不容易找到，其餘一批盜三貨，特別嚴格，雖中也不錄用，把她們淘汰，公司裏二三流女龍套太多，毋須再添得了。」

「是。」

「好吧，你替我介紹介紹。」

黃濟人以老闖的吩咐，還有什麼話說，當下便把韓美麗，白柳二人喊了出來，介紹與章瑞昆道：

「韓小姐，白小姐，這一位是我們公司裏董事長章瑞昆大老闆，想必你們兩位久聞大名的了，哈哈。」說着又對章瑞昆道：「這一位韓美麗小姐，這一位白柳小姐，此次她們是來考試的。」

章瑞昆站了起來笑嘻嘻道：「韓小姐，白小姐，要請多多幫忙，想必兩位對電影很感興趣，過去拍過戲沒有？」

韓白兩人一聽章瑞昆，真是電影界一個大巨頭，他的名氣真是如雷灌耳，今日一見，不勝光榮，當下連連鞠躬如儀，面露笑容同章握手道：

「章先生，我們久聞大名，今天獲見，實在榮幸得很，以後我們有什麼不到之處，請大老闆，黃先生兩位多多指教。我們雖對銀幕生涯，還不會嘗試過，但，很有這個願望，不知考試結果能不能及格，真是担盡心思哩。」

章瑞昆道：「這一點我已經對黃濟人先生談過，自當特別通融，不生問題。請問兩位府上地址電話號碼，過天請兩位便飯。」

黃濟人道：「這裏報名表格上有的，我抄一個給你。」當下翻出那一疊報名單，抄了一個交給章瑞昆，他便夾在日記簿裏，又給她們各人一張卡片，說道：

「以後有什麼事，打電話給我，上午十二時前，我在共舞台三樓經理室，下午二時以後在新華影片公司，五時以後不容易找到，我在外邊應酬去了，須晚上十二時以後回到共舞台，不過晚上打來電話不大方便，你們最好下午二時以後，五時以前打來，我一定可以接到。」

「是的，過天一定到貴處拜望。」

章瑞昆當下又交代了黃濟人幾句話，又同韓白兩位握手便先走了。

過了幾天，章瑞昆問黃濟人那天考試結果情形如何？

黃濟人道：「正取六名，備取五名，韓白兩人在正取名額中，其餘三百多名全部淘汰，一個也不

錄用。」

章瑞昆笑道：「我對韓白二位印象很深，論面貌實在可以慣煞鄭侏侏，陳憶裳，李虹一批脚色，就是上了鏡頭不知怎麼樣，我始終不相信考試演技，這個責任還在乎導演。」

黃濟人道：「白柳比韓美麗聰明，當時我叫她在鏡子前表演喜怒哀樂四個鏡頭，居然不錯，非常深刻，原來她曾經參加唐槐秋話劇團演出過的，她曾經演過「日出」中的陳露白，「原野」中的金子，此人很有天才，將來必紅。韓美麗光靠了面孔漂亮，戲劇經驗毫無，叫她面部表演喜怒哀樂，只是「格格格」笑，我也給她引得笑了起來。」

章瑞昆道：「明天我請白柳吃晚飯，你替我打個電話給她，地點國際十四層樓。」

黃濟人便打了一個電話給白柳，恰巧接到她手裏，對吃飯當然赴約的，白小姐在電話裏還客氣一番，說是我沒有請你們章老闆吃飯，如何可以先請我吃飯，真不敢當。黃濟人道：

「沒有關係，我們章老闆三天二天請人家吃飯，不算什麼一回事的，家常隨酌，他還有許多話當面同你談談哩。」

「好，我一定到，請代向章老闆表示感謝。」

第二夜，章瑞昆五點鐘離開公司，預先趕到國際飯店十四層樓餐廳守着，隔不了一會，白柳果然駕到，她今天化粧得太姣豔極了，穿上全新西洋人的服裝，十四層樓食客沒有一個不注意她。

第十七章 今夜先把她擺平

但是也有不少食客是認得章瑞昆的，而章並不認識他們，這也彷彿一個電影明星來到外邊一樣而受到許多觀眾包圍，因為章是一個赫赫電影巨頭，他的照片時常在報紙雜誌上登載出來的，自然易於受到人家注意了。於是左右餐桌上的客人，鬼鬼祟祟，指指戳戳議論着：「這個大塊頭是章瑞昆？我看一定是章瑞昆？他是色鬼，今夜又帶了這隻什麼壳子出來攪七念三哉。」這時大家都頗然注意起來，左右幾十隻男男女女眼睛，對他張張望望的。有的說：「看隻鸞，章瑞昆也是一個人，有什麼看頭，難道他額角頭上多一隻眼睛不成？他是個出名的色迷傢伙，不值得看，我們吃飯吃飯。」

這時章瑞昆見了白柳打扮得如此摩登，而化粧得又這末姣艷，彷彿一個仙女下凡，同自己家中的太太一比較，那真是天差地遠，不可同年而語，十四層樓上所有女人暗淡無光。白柳如此裝束，分明是今夜特為給章老闆欣賞來的。她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故意發嗲，分外的嫵媚。章瑞昆問她家中還有些什麼人。白柳妖形怪狀笑道：

「還有爹爹，姆媽，弟弟，妹妹，伯伯，叔叔，嬋嬋，姪兒姪女，是一個大家庭哩。」說到一個「大」字，還做了做手勢，表示她很大。

「那末你在家庭中很不自由？」

「不，我嗎，交關自由，我姆媽，爹爹都不顧問我的行動，我在家庭中可算是個王，姆媽邪氣歡喜我，從不說過我一句。這次我投考貴公司拍電影，她們都不與問，不然這麼一個大家庭，至少也有一二個人表示反對，但，她們都不敢放一個屁。」

這時來了一道湯，各人喝着湯，但，白柳表示她食量很淺，只略為喝了一二湯匙，就不喝了，抽出一塊妃色絲的手絹，輕輕掩了一掩嘴唇角，又看了看手絹上，有沒有口脣膏拭下。

章瑞昆道：「你爹爹做什麼生意的？」

「爹爹不做生意，年紀大了，在家養老，從前他是當銀行行長的，因為家境還好，不做事也不生問題，我們一家門吃天主教的，家中人個個都很自由。」

「那末你晚上不回家可以嗎？」

「我常常不回家的，但，家中人都相信我在外邊很清白，因為吃天主教的人從來不說謊，也不做不規矩的事。」

「那末你不回家在外邊幹些什麼事呢？能不能告訴我？」

「我歡喜打麻將，歡喜跳舞，歡喜打考爾夫，歡喜看電影，歡喜彈鋼琴唱讚美歌，歡喜看話齣，又歡喜上台演劇。因為過去在慕爾堂鋼琴系畢業之後，又在國立音專讀了二年，又學習西洋畫一年，又跟唐槐秋先生一年半。但愛這樣弄弄，那樣學學，百勿精，直到現在一無成就，交關慚愧。不瞞章先生說，實在沒有資格出來在社會上做事，我看這次拍電影又未必成功的，因為我沒有恆心。」

「請問今年幾多青春？」

「章先生，你猜猜看？」

章瑞昆故意猜得小些：「十八歲？」

白柳一陣癡笑：「不對，再猜。」

「十六歲？」

「更不對，越發猜錯了？」

「那末雙十年華？」

「還不對，再猜？」

決不會超過念二歲？」

白柳又是一陣笑，笑得迷人入骨：「對，竟然給你猜中，章先生，你眼光真不錯。」

這時又來了一道燴烟倉魚，白柳眉頭一皺：「啊呀，我不吃魚的，換一道火腿蛋吧。」

大菜吃畢。章瑞昆動腦筋了：「白小姐，今夜我請你跳舞，賞光嗎？我有資格跟你跳舞嗎？」

「一定奉陪，章先生真客氣，還說這話，不像一個公司裏人哉。」

「好，那末坐我車子到百樂門。」

二人在車廂裏。白柳問起何日拍戲，派她拍什麼戲，那一位導演她的戲。章瑞昆道：

「明天可以告訴你，不過我已經吩咐導演把你提先拍，戲的名字大約是「一夜風流」吧，不過詳

細的情形你明天到公司，自會知道。」

既而到了百樂門，又有許多客人注意起來，却把他相當受窘，預備跳一隻舞再換人家。在舞池裏章瑞昆試驗白柳是不是一個一搭就能上手的女子，這是憑他玩弄女人的經驗上得來的秘訣，他先把白柳擁抱得緊緊，試探有沒有反感，這一來白柳非但沒有反感，並且她把玉臂鈎緊他的後頸，牢牢不放，章瑞昆心想：來事了。第二步是把臉貼住她的臉，白柳也情願願給他貼，一點也不躲避，章瑞昆心想：又來事了。第三步是故意把她腰裏捏一把，使她肉癢，不料白柳身體一抖，撒嬌道：「章先生人家肉癢嗎？」章瑞昆臉貼臉一笑：「怕肉癢的人都怕丈夫的，將來你也是個怕丈夫的人。」白柳捧了他一手笑：「屁，我真也不怕丈夫，況且我也沒有丈夫。」章瑞昆心想又來事了。剛正這時候音樂完結了。二人回到座位，章瑞昆色胆包天，一步逼一步進攻：

「白小姐，你真的還沒有對象？」

「誰來騙你？」

「那麼你嫁給我好嗎？哈哈。」

「白柳故作含羞：「想不到章先生還開我玩笑，明知我沒有丈夫，把這話來對付我。假使有這末一天，我死也眼睛閉了。」

「當真的，不是開玩笑。」

「你不是有童圓娟一個很漂亮的太太嗎？」

「那個黃臉婆，打算同她離婚，我有了你白小姐，當然不要她了。」

白柳有點吃不準他的話是實是虛，不敢貿貿然答應。只道：「慢慢再談，我們如果有緣的話，總會做成夫妻的，童圓娟離不離，倒無所謂，只要我願意，天大的事都可解決，過天再談吧。」

章瑞昆頓時心花怒放，舞不跳了，又動腦筋，預備今夜先把她擺平。當下又把她帶到揚子飯店，開下六〇五號房間，不讓她回去。

第十八章 一見傾心再見傾城

白柳到了揚子飯店房間，到也自得其樂往沙發裏一靠，四邊望了望一笑：「章先生這邊房間是你長開的嗎？」

章瑞昆把上裝一寬，往櫥裏一鉤，又從上裝口袋裏摸出一隻金烟匣，抽出二枝捲烟，遞了白柳一枝，自己吸了一枝，一屁股坐在沙發靠手上，少不了牛皮一番：

「這房間我開了前後足足搭着三年，原是一個接見朋友的地方，有許多朋友不便到共舞台見我，那就約了他們在這裏碰頭，晚上真正難得住一夜，除非特別事情接洽，時間過去了，才留在這裏，可說一個月中扯不到二三夜。」

「可是房細你到白挺，這裏每天多少房金呀？」

「房金還去計較幹嗎，區區小數，真也不在心浪。我外邊接洽的房間並非這揚子這一家，金門，國際，匯中，滄洲，大東，東亞，各家大旅館我都有長房間開着，因為白天接洽的客人頻煩，免得跋涉起見，今天到什麼地方就在什麼地方打頓，好像上海是我的天下。單我一個月的房金，開出的支票，也無可計算呢。」

白柳聽見了真是羨慕不置，心想章先生真是上海一個電影巨頭，派頭一路，闊綽得嚇壞人。因此笑道：「我認爲你太闊氣了，何苦浪費這末多的金錢，大約你是素來不計較這個吧？」

章瑞昆牛皮吹過之後，隨接脫皮鞋，除襪子，脫長褲，一邊笑嘻嘻，肚裏正在動壞腦經，自己把衣服迅速的脫光，穿上一身睡衣，自顧到浴室去沐浴，一邊對白柳道：

「請坐一歇，我先把浴汰好，你再汰一個，今夜你索性不要回去了吧。」他也不去顧問白柳願不願，自顧往浴間裏一走，浴室門碰一聲關上，他一方面是拖延時間，一方面不怕白柳溜腳，原來他早把房門下了鎖，除非她插二隻翅膀，打六層樓窗口飛出去。

待他把浴汰畢出來，白柳對他笑嘻嘻道：「章先生我想不汰浴了，時間已經不早，打算回去哉。」

「什麼，你要回去？」

「是的，因我出來時，並沒有預先關照。」

「不要多煩，你汰了浴再談，要回去也得汰了浴回去。」

白柳意想不到章先生有點希特勒的作風，與同他斤斤較兩，還是汰了浴走吧。當下決定沐浴，待她把外衣寬下，掛進櫥裏，脫下高跟鞋，褪上玻璃綠襪，除下吊襪帶，披上浴衣進浴室時候，章瑞昆死人勿管，把她寬下所有席捲用報紙裹了裹，開出房門交代茶房那邊寄一寄，就是她要回去，事實上走不出房門了。於是他先下了被，香烟呼呼，夜報看看，篤定泰山，心裏忖想：這雙亮子落到我手，還會對她客氣，今夜不擺平她娘冬菜，沒有瘟到這地步，也不知道是原生貨還是人家已派過用場的，要待擺過之後方才知道。正想到這裏，白柳已匆匆洗畢，打浴室裏出來，面孔益發紅艷欲滴，美不勝收，頭髮有點亂，有幾根掠過到臉上，格外顯得嫵媚動人憐愛。

章瑞昆一個驚異道：「咦，怎麼洗得這末快，還不滿一刻鐘？」

白柳雙手圍緊了兩股之間的浴衣，艷然而笑：

「不，我因為家中天天沐浴，所以身上很清潔，略為汰汰就算了。」

章瑞昆連忙揮揮手大笑：「不行，不行，重新汰過，快快進去，要不要我替你擦背？」

白柳啞然失笑：「那能介，章先生，我阿好意思要你替我擦背，你老是開我玩笑。不，時間不早，我急要回去哉，真不瞞你。」說着開櫥門取衣，忽然不翼而飛，大吃一驚：

「章先生，啊呀，我的衣服，皮鞋呢？」

章瑞昆只是笑，也不說藏了，也不說不見了，對她招招手：「過來，過來。」

白柳知道今夜有點異樣，這分明章先生不懷好意，看情形今夜要動我腦筋，她略一凝思，認為機

牲貞操只要值得，不值得當然不願意。當下她走到床前，章瑞昆把她的手執住咬耳朵道：

『今夜你陪我睡覺，我決定娶你回去，剛才舞場裏你對這個原則也同意的嗎？那末時間寶貴一點，趕快上床了吧。』

白柳一時幾乎哭了起來，再三求道：『章先生，不能，萬萬不能，剛才我答應你將來慢慢再談，也沒有這末迅速的，今夜談過，馬上要我陪你睡眠，這如何對得起我家長，如何對起我良心，無論如何不可。請章先生饒饒我吧，放我回去，我的印象中對章先生是非常崇拜，一位人格非常高尙的，怎麼可以幹這個？』說到這裏眼睛潮濕起來，愁眉苦臉的，雙手合十的頻頻拜着。

章瑞昆道：『我答應娶你，還有什裏話說，童圓娟我決定同她離婚，總算給你面子了，還不放心？』

『你同童圓娟有上五六年夫婦之感情，爲了我而離婚，我折散了你們一對好夫婦，良心上更感不安，我想我們的事留到將來再談吧，決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決的，今夜情形太使我失望了！我不願往下說，也不忍往下說。』

『別壽頭，那末上了床再談，站着別嫌冷了。』

『我不上床，決不上床。』

『你上床我又不會吃掉你的，怕什麼？』章瑞昆用力把她的手一拉，她的身體隨勢往床上一滾，很迅速的把她捉了下半被，便用他的溫功：

「白小姐，告訴你，我決非惡意，請你別誤會，我章瑞昆是個有地位的人，不是流氓折白黨，爲什麼怕到我如此地步。我同你前世有一段姻緣，公司裏這未多的大女明星，我一個也不在眼睛裏，而對你如此熱戀，這不是前世緣份是什麼？不過你這末胆小，也難怪。且聽我詳細告訴你，自會不怕了。老實說吧，我跟童圓娟早巳沒有情感可言，徒掛個夫妻名義，當然我急需找一個對象，物色了二年，而始終沒有一個中意的，恰巧那天與見你，我一見傾心，再見傾城，所以我下決心要你。今夜勢成騎虎，你如一定拒絕，我只有一條路，唯有自殺，以明對你的心跡。」

第十九章 考進的二隻精彩壳子

章瑞昆這一記對付女人的噱頭以及他的在女人面前的溫功，可說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一個女的經過他的手，無有不被他派了用場完結的。白柳是夜到了後來終於遭了他的辣手，實在拗他不過，又聽見他說如何如何娶她，如何如何跟她在什麼地方結婚，給她住洋房，坐汽車，又是金條多少多少，共舞台也讓她執管，新華影片公司一半的產業也歸她所有。白柳心想嫁了這樣一個有錢財又有地位的丈夫，也該心滿意足了。遂在一念之差，把處女之寶喪失在章瑞昆手上了。

一夜風流，第二天，章瑞昆才把寄存茶房那邊白柳的衣衫皮鞋壁還了她，白柳笑了一笑：「真看你不出，原來你把我引到這裏來早有存心的，是不是？」

「不是叫存心，這是我太歡喜你的緣故，從今以後你是我的未來太太。」

白柳「嗤」一笑問道：「我們何日再見面，還是我到公司，還是到這裏？」

章瑞昆心想：這裏又不是我開的長房間，原是吹吹牛的，還是叫她到公司裏見面吧，白柳倒也不疑。這一日倆下分別之後，章瑞昆因為已經把她派過用場，再同她纏綿的話，難免要貼到他身上來，那是很麻煩的。就此避不見白柳的面，公司裏他本來沒有一定時間到的，就是到，躲在辦公室內，只須吩咐茶房任何客人不接見，說章先生走了，誰還敢一定闖進來。

這樣過了有半個月，他知道白柳各處正在找尋他這個人，並且找得很急，據友人傳來的消息，說她到過揚子，金門，國際，匯中，滄洲，大東，東亞等各旅館，都一一去調查，問新華影片公司老闆章瑞昆，有沒有長房間開在這裏，那帳房間查過了循環簿，沒有發見這一個名字，白柳問他會不會化一個名的？賬房間答道：「化不化名，那你要去問他本人，這裏房間有數百間，根本沒有辦法可以查到。」把她觸了一鼻子灰。這是一個傳說，又有一個傳說，白柳還是這次招考進來的前五名演員，人很長得不錯，她找章老闆，或另有不可告人的隱情，亦未可知，聽說要是再找不到，說章老闆避不見面，她預備刊登廣告予以警告，她準備拿自己性命來同他相週旋，看他上海能不能站腳。章瑞昆聽到這個消息，暗暗大吃一驚，知道如不虛與委蛇，或生枝節。鬧出去不大好。

當日他打了一個電話給白柳，偽稱那一天別後就飛香港主持分廠之事，臨行不及通知，萬分抱歉，今日方自香港回滬，馬上打這個電話給你，今晚請到國際咖啡館一談。

晚上他們二人見面了，章瑞昆吹牛是著名的，死的可以說做活的，活的也可以說到死的，真是神乎其神，白柳沒有見到他，恨不得一口咬下他一塊肉，而今見了面，又是軟了下來了，也就無話可說，只道：

「你這個人一點良心都沒有，這整整半個月來，一點消息都不給我，就是臨行不及告別，那末你到了香港也應該打個電報來，害我東打聽西打聽，都問不到你這個人，各個大旅館也都問過，他們都說你沒有開過長房間……」

章瑞昆道：「房間的名字都不是用我名義，以免外邊招搖，你是根本打聽不到的。現在我同你的事，最近才獲一個解決，結婚之期大概要展到明年三四月，地點決定香港，因為那時候香港分廠正當開幕，我同你飛港主持，同時我們一帶二便正式結婚。」

白柳道：「明年三四月，還有半年多，那末我這一些日子裏做點什麼事呢，太無聊了。」
「我想你譬如白相白相，或者暫時到公司拍拍戲，無論主角也罷，配角也罷，這一個過渡時期，將就一點吧。我也實在太忙，一天勞碌到夜，有時還弄到半夜，苦不苦惱？」

白柳道：「你自己身體也要保重，事業果然要緊，不要身體勞碌壞了，病倒下來，我又不能來服侍你？」

章瑞昆道：「好吧，你明天到公司找蔡導演，叫他派你拍戲，現在我寫一張卡片，明天你去見他。」說着也不問白柳願不願，自顧掏出鋼筆在卡片上一陣寫，交給白柳道：「明天你就去，大概有新

劇本開拍，不要錯過這個機會。」

白柳看了看卡片，放在皮包裏，正要問他明年的婚事如何計劃，還是住在上海，還是住在香港。章瑞昆道：「現在時間還早，談不到此，到了明年再說罷，橫豎我有鈔票，即使決定明天結婚，今天籌備也來得及。」說着站了起身，會鈔了賬，急要走路，說道：「今天香港回來，任何人都沒有見，第一個是見你，還有千頭萬緒的事，急待料理，我們改天再見吧。」

白柳真是說不出的悽惶，心想半個多月沒有見面，現在見了還不滿十分鐘就別了，真可說要人貴忙。當下二人出了國際，章瑞昆跳上汽車，白柳也跟進，要求他送她回去。

白柳到了新華影片公司裏，蔡導演派她一個起碼的配角，因為主角早已派定，無法更換，白柳原也是權宜之計，倒也不去計較，她預備過了年嫁給章瑞昆算了吧。這是她一種想像，殊不知章瑞昆本早已把她拋到腦後，忘得精光滑場了。

原來這個時候章端昆另有發展，他知道同時考進的有二隻精彩亮子，白柳其中之一，還有一個叫韓美麗，廣東人，年紀廿一歲，聽說她已經上鏡頭，成績很不錯，居然擔任一個重要配角，她是在張大川導演下一部「春江花月夜」裏演出。章瑞昆起初計劃，原是她與白柳同時上手，可是這個計劃沒有實現，因為白柳釘得太緊，一時不易把她搭上，現在白柳是解決了，那非要動韓美麗腦筋不可了。憑他玩弄女人的經驗，決定一條進行之路。

他打了一個電話給張大川，問他近來有沒有新人，聽說有一個叫韓美麗，他預備在她身上擺一記

噓頭，在報上登出巨幅介紹新人的廣告，請韓小姐到我辦事處來一來，有要緊話同她面談，韓美麗聽見章老闆找她，這一喜非同小可，準約而到。

第二十章 太太等你去談心

章瑞昆正在寫字間裏辦公當口，茶房進來說是外邊有個女客求見，要不要放她進來。章瑞昆道：「你問問她是不是姓韓，如果是的，讓她進來，不是的，便說章先生不在。」

「是。」

一會兒進來的正是韓美麗，章瑞昆急忙放下工作，招招手叫她沙發裏請坐，韓美麗陪笑道：

「章先生，今天要我來有什麼指教？你工作很忙吧，真不好意思來麻煩你章先生。」

「啊呀，請坐，請坐，我們談談，談談。」章瑞昆應酬女人功夫真是特別到家，高人一等，任何女人到了他手上，一帖藥，還有什麼話說，豈有不着迷的。他這一套玩弄女人本領，也可說是天才，再加配合着他的地位，財力，就是一等有理智的女子，也就軟化了下來，甘心爲他效命，犧牲名節，爲愛而死。但，章瑞昆在女人陶中失敗的未嘗沒有，不過很少很少罷了。當時他的功架非常的好，先對韓美麗牛皮一吹，然後說到預備如何發掘新人，如何提拔的一套話一說，接上才用搭壳子噓頭了，他笑嘻嘻道：

「聽說韓小姐在我們公司裏頗得導演賞識，他們屢次對我提起韓小姐的芳名，將來確是一個可造的雋才，這次我預備提拔幾位新人才，在報紙上每天介紹一人，舉凡她的學力，出身，演技，特色，在片中的所演腳色，再登上韓小姐的最近照片，我想信這個廣告效力一定驚人，現在我想約韓小姐去談談，就是預備介紹新人時，把韓小姐，列爲第一名……」

「章先生，實在不敢當，我太低能了，還是不要在報上介紹了吧，免得獻醜。」

「這是什麼話，韓小姐太客氣了。老實說我們影片公司裏女演員雖多，但能够看看的實在太少，我對她們可說沒有一個好感，而今人才缺乏聲中，只好一隻眼開，一隻眼閉的雇用她們，否則拍戲要生問題了。」

「章先生說得太客氣，她們經驗究竟豐富，戲也拍得多了，我對她們非常佩服。」

「這個韓小姐也許初進電影圈，不懂這個内幕，實際拍戲多少，都是我挑挑她們的，那一個才有真材實學，又還不是賣一記噱頭，拍戲時都是操縱導演之手，她們賽過算盤珠，撥一撥動一動，逢到悲劇哭的表演，那裏是真哭，眼脰裏擦一點生薑，眼淚水就掛下來了，全部黃綠，沒有一樣不是假，譬如大汗淋漓，替她們臉上塗的密糖，根本沒有汗，總而言之，沒有一樣不是假，沒有一樣不是欺騙觀衆。」章瑞昆說到這裏，忽然話鋒轉：

「韓小姐，聽說你是廣東人？今年廿一歲，曾經晏摩氏畢業，父母雙全？」

韓美麗一個奇怪的笑道；「章先生怎麼知道這末詳細，誰告訴你的？」

『我是一個公司之主，怎麼會不知道。韓小姐，這次我目的是發掘新人，第一名是打算把韓小姐首先見報，你太好了，下次的第二部片子決定請韓小姐担任主角。』章瑞昆說到這裏，站了起身，把一技雪茄划了火，吸了二口，啣在嘴巴裏道：

『韓小姐，我請你出去呷咖啡去，平日我甚忙，難得有空，今天真是個機會。』

韓美麗一想章先生請她呷咖啡，豈不可去。當下二人坐了汽車到了大光明咖啡館，坐下又談了一會，才知道韓美麗雖然廣東人，旅滬多年，所以有這末一口流俐的上海話，父母在廣州，她一人在上海，住在姨母家內，殊不知此人個性極強，而且早有愛人，旅學美國，是一位飛機師，今年冬天快要回國跟她結婚了，拍戲是消遣性質，而真姓名並不叫韓美麗，這是她一個假名，所以章瑞昆要把她在報上大揚名氣，她心裏想想只是好笑。可是她却沒有想到章瑞昆是個色鬼而準備動她腦筋。

二人咖啡呷畢，章瑞昆又請她吃了一頓豐美的便飯，飯畢要同她去跳舞，韓美麗心中已不大高興，約略知道章瑞昆不懷好意，也沒有得寸進尺的，雖然跳舞是交際場中無所謂一件事，可是看他對她的言語之間總不大隱重，賊脫嘻嘻的，閒話不二不三，簡直不堪入耳，因而使她大大失望。心想：他是個大老闖，對一個初進電影圈的女演員如此殷勤，此中大有玩味，不無令人疑竇。後來一想：好，就陪他跳舞去。

章瑞昆完全弄錯了人頭，他以爲像過去有一批女明星的爛污，又像白柳那樣浪漫。舞時把韓美麗抱得緊緊，面孔貼面孔，但被韓美麗拒絕了，但她依然很客氣，絕對不露痕跡。章瑞昆還是不知不覺

，待到舞場打烊，又把韓美麗帶到中國飯店。這時韓的忍耐功夫相當深，她已經預備從明天起不再進公司拍戲，今夜準備同章瑞昆鬧翻，給他一點顏色看看，也知道我們廣東人的厲害，丟那媽的下作，我不收拾他，還有皇法了不成。

二人到了中國飯店，韓美麗始終虛與委蛇，靠在沙發裏不開口。章瑞昆果然本來面目露出來：

「韓小姐，今夜你不要回去了吧？」

「奇怪，不回去幹嗎？」

「我們談談心。」章瑞昆笑嘻嘻，皮張真厚。

韓美麗搖搖頭，表示不感興趣，一聲冷笑：「談談心，你的太太在公館裏等你去談，爲什麼同我談起心來，不通不通。」

「不，我歡喜同你談心，因爲你是我的……。」章瑞昆「嗤」一笑：「家中黃臉婆，見了惹氣，無心可談，我認爲你倒是理想中的伴侶，談起心來，無限深情。」

第二十一章 逃到天邊也抓你回來

這時韓美麗已忍無可忍，心想：他一個大胖子，力大如牛，我一個女子，也許氣力不敵，還是溜走的好，當即打沙發裏站了起身，說道：

「章先生，請你人格自重一點，別看錯了人。我是一個黃花閨女，對我如此輕薄，未免太說不過去了！自問好不好意思，你憑良心說一句？」

章瑞昆吃一個鈍頭思，還以為試他的心，當做開玩笑，於是誠摯的笑着：

「韓小姐，我實在不是同你開玩笑，實實在在將來預備同你做夫妻，你真使我一見鍾情，太好了。」說着又拉了她：「請坐，請坐，聽我說下去，我不說你不會知道，我說了，你才知道我對你的真情。」

韓美麗面孔一板，發起廣東脾氣：「你嘴巴裏說點什麼？」聲音有像鉛塊那樣沉重。

「我是希望你將來同我做夫妻，今年我廿六歲，肖豬的，你看我這個人也像豬那樣一團和氣，這是一種福相，將來還有將來。韓小姐，你嫁了我，包你住洋房，坐汽車，做新華影片公司的老板娘，你不要以為我家中有太太，我那個太太馬上就要離婚的，如果不信，不妨先跟她離了婚，然後正式娶你，寫意嗎？」說到這裏把胸脯一拍，表示彈硬。

韓美麗實在聽不入耳，是可忍執不可忍，當下心一橫，就伸出一隻手，咬緊牙根，用足力氣，朝章瑞昆臉上一記耳光擱了上去，只聽見「擦」一聲，非常的清脆，她立刻拉開房門朝外就溜。

章瑞昆冷不提防驀地吃了這一記耳光，賽如青天一個霹靂，他一手掩了半片臉，頓時面色慘澹，這還得了，女演員打起大老闖來了，可說自從出娘胎到如今，不會給人家擱過耳光，眼睛裏爆出火星來。說時遲，那時快，他一手掩了半片臉，立刻打房間裏追出去。

韓美麗是穿的高跟皮鞋，因電梯不及等，她就打水門汀樓梯上往下逃，到底高跟鞋，奔跑水門汀樓梯慢而危險，結果被章瑞昆一把頭髮拖住，來勢汹汹，破口大罵：

「媽特皮，你是靠了誰的牌頭，竟敢打老子耳光，上樓去，你想逃，除非逃到天邊，也要抓你回來！」

韓美麗一把頭髮被抓，就大聲哭着呼號：

「救命呀！救命呀！救命呀！」

中國飯店進出的人很多，外加一層樓有一層樓的茶房，日夜輪流，突然聽見樓梯口有女子呼號救命，立刻四邊奔跑而來，不一分鐘，已經團團圍住許許多多的人，紛紛詢問什麼事？什麼事？章瑞昆心中明白，知道自己的錯處，人一多，他未便對她不利，只得釋了手悻悻然道：

「有什麼事，我們夫妻吵架，不是強盜搶東西，圍了這末多的人幹嗎？」

韓美麗當然不會輕易放過他的門，嘴上給地侮辱已够，還說是夫妻，於是邊哭邊訴說給衆人聽，說：「他是一個影片公司的大老闆，我是一個女演員，今夜約我到此地欲行非禮，我不答應，他就打我，將我頭髮抓牢，你們大家聽聽這是一個什麼世界？」

章瑞昆知道認得他的人多，心想同一個女子吃鬥，一定是自己掉臉，急急打人叢中借打電話爲由，朝樓上一溜了之，把房門關閉起來，橫在床上氣得發昏第十三章，真是心緒惡劣萬分，他此刻是沒有勇氣走出房門口，料到這隻亮子還在樓梯翻他的底牌，又不能上去阻礙她，該死真該死，爲什麼廣

東女人如此毒透了心，我章瑞昆三個字就此送終她手上，這冤不冤呀！冤不冤呀！哭也哭得出一頓的。羊肉沒有吃着，反弄了一身羊騷臭，好，明天我非要報復不可。

章瑞昆於是雙手托在後腦，橫在床上大動其報復計劃，想了半天才想出下面三條：一，永遠開除韓美麗，她拍的片子決定燬掉。二，將她的名字打給其他影片公司，一律叫他們不要錄用。三，自己公司裏澈底調查，如有廣東人不論男女，一律停歇。他又想起陳憶裳也是廣東人，也要把她開除，總之廣東人性格頑固，不願同流合污，與南方人完全不同，我們不能合作，尤其是女演員，我委實吃她們不消了。今夜的事，可說是一個教訓，我應該永遠記牢，如有遇到廣東人來公司拍戲，任憑天仙一般的美，我也不敢領教了。我以下這三條報復計劃，明天到公司裏去在黑板上貼佈告，嚙啥客氣。

第二天他回到公司，把佈告貼畢，許多人都對了章老闆臉上張張望望，却不敢做聲，他也有點奇怪起來，一人到辦公室照照鏡子，却使他大吃一驚，原來昨夜被韓美麗一記耳光，打得太重，這半片臉上竟然留下五個手指印，鐵青的五條，他沒有辦法除掉，在衆人面前吹牛道：

『我睡的共舞台三樓那隻房間，近來晚上時常有赤老發現，昨夜我的臉被赤老撫了一下，就留有五個指印，可怕不可怕，那邊我才打聽出來三年前有一個戲子輸了錢吊死在那裏，過去不時化錫箔，近二年來我把它革除，因爲我不相信迷信，故赤老開我玩笑。』

衆人們當然信以爲真了。過了一天羅賓漢報館王西塵先生打來一個電話，告訴章瑞昆，今天收到二篇稿子，都是措辭不大好，請你到報館來一談，稿子我壓着，不妨給你看看，可能別家報館同時亦

會收到。

第二十二章 同時轟然爆裂

章瑞昆覺得臉上有五個手指印，走出去朋友們要開他玩笑，說他一定是同童圓娟吵架，被童圓的耳光，真是這樣一個大胖子，一無鷺用，老是被小洋鷺——童圓娟長得很小巧，彷彿一隻小洋鷺，大家替她取的一個綽號——拾耳朶，吃耳光。因為他在外邊荒唐，童圓娟未始不知道，總算吵天吵地，吵死吵活了，可是章瑞昆始終不改，小洋鷺變做一隻鴿子，也把他無可奈何，索性不去勸告他，讓他白相得一身毒來，再過淋白濁的日子吧。因此抱定百不與問的宗旨，三隔二夜不回家，她屁也不放一個了。

章瑞昆接到羅賓漢王西塵的電話，本想急急趕去看那二篇稿子，一想因面上的手指印，實在難為情出門，當下便打了一個電話給王西塵問什麼稿子，王在電話裏答道：

「哈哈，老兄前天晚上在中國飯店開了一樁風流案是不是，並且有吃耳光的事，這二篇稿子是讀者的投稿，題目叫「巨頭被擱記」，一篇叫「章瑞昆中國受窘」，這當然指老兄的事，因同時有二篇寄來，想必確有其事，因彼此相熟，當然壓脫不用，不過我報不用也許他報收到，立刻刊了出來，極可能的，因為材料太好了。哈哈。」

章瑞昆在電話裏搶着道：「並無其事，完全人家對我破壞，這二篇稿字絕對不可刊登，請轉寄給我，明天由兄弟請客。」

「不是請客不請客的事，我同老兄交情還談得到請客嗎？真開玩笑。不過稿子準定不刊，轉寄則似乎不可，有便請過來看看吧。」說畢，王西塵把電話掛斷了。

章瑞昆因未看見稿子，又以臉上手指印，實在不好意思出門，當下便派公司宣傳部陸大路前去取稿，結果又沒有取到，因王西塵把稿子鎖在抽屜裏人出去了。

不料第二天上海各小型報，除開羅漢賓之外，每報都有這麼一篇稿子，並且是刊的頭條，題目各家不同，最惡形的是一張戲報，同一張電影日報，題目是「新華公司章巨頭中國樓頭吃耳光記」，一個是「玩弄女明星專家章瑞昆中國被擱記」，還有幾家題目似乎還顧顧他的面子，隱約其辭，沒有這樣明顯，可是讀者也一目了然的，都知道這麼一回事，莫不傳為笑柄，作為茶餘酒後談話資料。這些小型報在上海都很有力量的，每家銷數均不弱，各地都有經售，他們為什麼同章瑞昆如此搗蛋，原來都有微妙作用，因新華公司每次新片上演，只知道登申新兩報大廣告，小型報廣告從來不刊，曾經同宣傳部陸大路商量，請分點小廣告給他們小型報上登登，廣告費又很小，一家新華這未大的影片公司，難道還計較這些小小數目支出嗎？可是始終未為章瑞昆批准，說是小型報是什麼東西，廣告根本不發生效力，不登不登決定不登。小型報方面要不到廣告也就算了，不料每次試片，各大報都有試映參觀券投贈，一疊一疊寄去，小型報則就一張沒有。爲了這二個原因之外，章瑞昆又素來藐視小型報，所以

接到這類好材料，他們大家開呀開呀一窩蜂的開了出來。

章瑞昆從來不看小型報。這天一個上午接到不少友人的電話，問他有沒有看見報上那篇破壞老兄的文章，他還躺在夢頭裏，如夢初醒，心想王雪塵已經答應他不刊的了，何以還會見報。賽過一個重磅炸彈，同時轟然爆裂，待把各小型報全套一齊購來，才知道羅賓漢不刊之外，其餘張張都有刊登，一時他老羞成怒，拍桌大罵宣傳部交際部負責的所管何事，是不是存心要我章瑞昆好看。宣傳部是陸大路主其事，交際部是陳琪主其事，自然相當難堪，啞子吃黃蓮，屁也不撒一個。小洋雞童圓娟出來講句公平話，說是同陸先生陳先生都不管帳，小報要同你爲難，他們兩位又無法阻止，只怪你本人外邊太荒唐，報上場場你的台，也讓你有所警惕。

章瑞昆驚咬不到咬泡，却把童圓娟大罵一頓，一時吵得天翻地覆不成話，這件事情立刻像無線電般傳播出去，連公司裏茶房都知道了。後來陸大路供獻給章老闆一個意見，免得以後再有類似事情發生。還是多多同小型報方面聯絡，目前分三個辦法。章瑞昆氣得面色慘澹，靠在沙發裏狂吸雪茄，眉目一挺問道：

『大路，三個什麼辦法呢，你說？』

第二十三章 娟娟有電影神童之目

於是陸大道路道：「這三個辦法能够接受，包你不會出亂子。一，每期同各大報一樣發廣告，大報登幾天，他們也登幾天。二，試映券他們也按家寄送，編輯部發行部論人頭寄贈。三，請陶大郎先生，王西塵先生，陸一方先生三位出來打圓場，向各小型報老闆，總編輯，編輯疏通，再宴一次客，宴客地點最好國際大飯店，以示派頭。我想這個聯絡是少不了的。這一天老闆不妨親自到場招待，這麼一來你的手面也有，公司面子也有，我們以後面子也有，不致再受掣肘。」

章瑞昆道：「是不是我來向他們低頭，討饒？」

陳琪不覺大笑道：「這並不是低頭，也不是討饒，而是聯絡，各方面愈有連絡，當然事業愈發達。我認爲陸先生這三個辦法。絲毫不錯的。」

陸大路笑道：「宴客這天，章老闆用不到說什麼的，大家心照不宣，到的人心裏自然會明白。」

章瑞昆想了一想不錯，當下便吩咐照辦。

過了幾天，總算進行順利，請客帖也全部發了出去，到了宴客之夜，國際樓頭，居然來賓雲集，這完全靠了陶大郎，王西塵，陸一方三位奔走收獲，當然也是陸大路，陳琪二人的力量。酒席一共擺下六桌之多，章瑞昆臉上手印也褪除了，這夜他似乎很覺難爲情，週旋賓客之間，極盡殷勤，待到酒半，他居然畫蛇添足，還來二句演講，說是平日絕少機會與各位見面，很少聯絡，電影也是教育事業之一，與各位新聞界前輩站在一條戰線上的，今日我們應該雙雙攜手，共同前進，還望各位多多指教，來來，各敬一杯。他舉起杯子，於是全體起立，各乾了一杯。

這件事情總算圓滿閉幕。章瑞昆嗣後對玩弄女人也有技巧起來，不是硬性作風了。那個叫韓美麗的女演員，不待開除，早不到公司拍戲了，她演的片子，本要剪掉換人重拍，因不願消耗這許多膠片，也就換了白柳接替，白柳見了有戲派她拍，正是求之不得，說不出的愉快。她還思思念念嫁給章老闖，其實章早已把她忘懷了。

這一個時期童星程娟娟，在公司裏很紅，接連拍了二部片子，生意都很不錯，頗為章瑞昆器重，心想暫是不攪女人，而又感到生活苦悶，遂把程娟娟小妹帶來帶去白相相，娟娟年幼，有她婆婆在旁照顧，所以他們出遊，婆婆老是釘緊旁邊，始終沒有分離過。娟娟的婆婆，她未始不知章老闖是個色鬼，過去種種她一肚皮，娟娟雖幼，但同他出遊，倒也不得不提防，現在人心太壞，婆婆心裏實在嚇，每次出來白相，婆婆釘前釘後一步不放。

有一天章瑞昆酒後又大發其嘍，對娟娟開玩笑道：

『娟娟你來，坐在我膝蓋上。香一個面孔。』

娟娟雖小，可是已知男女大事，認為香面孔是掉臉的，她躲到婆婆懷裏，用小指頭刮刮自己的臉，扮個鬼相，趣笑他：

『面皮要勿要！面皮要勿要。』

『什麼，你罵我？』章瑞昆一個哈哈大笑。

「當然囉，章老闖有大太太，有小太太，還有外邊不少不少，邪邪氣氣的大太太，小太太，不同

她們香面孔，同我一個小妹妹香面孔，面皮要勿要？」

說得大家哄堂大笑，婆婆忍不住笑起來，哲了她一口道：

「小姑娘，別瞎說，章老闆歡喜你呢？下次不可！」呵呵。

章瑞昆大笑道：「倒看不出，小小年紀，這末老口，什麼都懂了，真是早熟早熟，太早熟了。娟娟，你將來嫁給章老闆吧。」

「去去去，誰高興嫁給你像牛的一個大胖，癩蝦蟆想吃天鵝肉！」

於是大家又鬨然大笑起來。婆婆忍住笑對娟娟白了一眼，：「再說，婆婆給你吃生活！」

章瑞昆不覺臉一紅，笑道：「了不起，這末小的人，一張嘴這麼兇，奇蹟，奇蹟。」

豈料這一個玩笑，不知如何又傳播了電影界，傳播了小型報的寫稿人，又在報上開章瑞昆的玩笑了，說他準備守娟娟到十六歲迎娶爲第三姨太，娟娟的丈夫早已派定了章巨頭。這篇文章明知其爲玩笑，可是婆婆看了大表不滿，這分明是對娟娟的一種侮辱，甚是難堪，於是婆婆除陪了娟娟拍戲之外，輕易不到公司，也不同章老闆出遊，章瑞昆打電話給婆婆叫她把娟娟帶出來吃飯，婆婆推說娟娟讀書，沒有功夫，把他婉謝了。娟娟知道這件事，大哭小哭不肯吃飯，一定要求報上替她更正，不更正她要同報館拚命，她居然對拍電影表示消極，公司來信通知她去拍戲，她總是哭一頓，然後婆婆把她哄騙一翻，才去拍戲。程娟娟有電影神童之目，她太聰明了。可是章瑞昆的確有遇此心念，準備守她到十六歲的野心。

第二十四章 死亦為章家之鬼

章瑞昆苦悶了一個時期，知道程娟娟只是暫時開開玩笑而已，後來一想還是放棄了這個遠大計劃吧。因為這個時期他又另有新發展，爰上了公司中女影星郭蘭香，郭蘭香的戲路很不錯，一本「貂蟬」古裝片，確實賺得翻倒。過去他為什麼不去注意她呢，因為他聽得郭蘭香另有拖車，這個拖車是很有實力的一個巨商，並且她的面孔並不如何漂亮，還有人說她有狐狸騷臭，同時，那個當口章瑞昆橫一個女人豎女人，天天糊在一起，忙得兜不得，叫他也沒有辦法分身，日子過得糊天糊地的，那裏有時間。可是這一二個月來悶得發慌，靜極思動，腦筋轉到郭蘭香頭上來了。

先前他從側面探聽，知道郭蘭香輩後那個巨富，並沒有關係，原是利用利用他而已，實際他們並無關係，那個巨富家有大小太太五六位，事實上郭蘭香也不會嫁他，她對人說老甲魚不懷好意，早已夾出苗頭，以後要是勿三勿四，寧可不要他幫助，滾他媽的屁蛋，就此一刀兩斷。章瑞昆得知這個消息後，認為正是一個追求機會，所謂狐狸騷臭，這是有藥可以除掉的，真心愛這個人，這都是小問題，不足為怪。

有一天章瑞昆爲了去看看郭蘭香，聽說這二天正有戲在拍，不妨趁此機會同她談談，看她對我有什麼印象。當他到攝影廠時候，許多工作人員見章老闖駕到，一致對他非常恭敬的，章瑞昆一路經過

，彷彿總裁從飛機上下來，一路打着照呼，手一揚一揚的，算是還禮。待他到了攝影棚，迴光燈照得亮如白晝。導演，攝影師，場記，演員不下數十人，工作很是緊張，章瑞昆雙手插在褲袋內，鬼頭鬼腦的隱在那攝影師的後邊，也不開口，偷偷的瞧郭蘭香表演。大概心愛這個人，她的一舉一動覺得都是可愛的了。這一場戲拍的是楊貴妃愛慕安樂山的一幕，表演得非常深刻而細膩，對白流利，一點也不吃螺絲，她把楊貴妃的淫蕩，演來入木三分，賽過楊貴妃的再世，演技之老練純熟，與其他幾個女明星，有天壤之別，可見「貂蟬」之一致佳評，的確不是偶然。章瑞昆正看得出神當口，不料那個攝影師，由於導演之命令，攝取遠鏡時，把攝影機突然往後面退，想不到後面站了一個章老闆，不及退避，却把他劈面撞得眼花撩亂，幾乎一交摔得老遠，不好了，攝影師發覺是章老闆時，已是禍闖了。他連忙笑着道歉，章瑞昆火一冒：

「背後有人怎麼不小心！」

導演知道這件事，忙趕過來道歉，章瑞昆一想還是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不再發脾氣，回到經理室裏去了。

他到了經理室，見他手下心腹叫龍芝圓的，這位龍芝圓也就是新華公司的副經理，此刻正在披閱一部什麼劇本，見章老闆進來，忙把劇本一合，站起笑道：

「章先生，夜飯用過沒有？」

章瑞昆自得其樂的椅子上坐，摸法摸法摸出一支雪茄，茶房立刻趕過來替他划上火柴，送了茶

。他吸了二口烟，笑對龍芝圓道：

「這二天公司有些什麼事嗎？」

「沒有什麼事，不過白柳的薪水她不收，她說同章老闆是自家人，無所謂薪水不薪水，她希望同章老闆見一面，有重要的話面談。」

「什麼話面談，有話叫她由你轉交，這種三四流脚色同我談話，根本也沒有這許多工夫呀？是不是？」

「我看她滿腹心事，有不可告人苦衷。」

章瑞昆用手彈了彈烟灰：「笑話，她有什麼不可告人的苦衷？別去理她，下次再問你，說章老闆沒有工夫，有話叫她留一封信好了。」

那椅子也許沒有坐墊，章瑞昆又溜到攝影場去了。

這樣過了半個月，白柳因為始終沒有找到章瑞昆，很失望的只得留下一封信託龍先生妥為轉交，這封信固封得很堅牢，也無法偷閱，龍先生親自替她帶到共舞台面呈。

這半月來章瑞昆動盡腦筋，還是沒有把郭蘭香搭上，雖然二人吃過一頓飯，呷過二次咖啡，但，郭蘭香是個老舉，再也不來上章瑞昆的釣，始終閃爍其辭，不接不離。章瑞昆弄得哭笑不得，神經反常。正在計劃如何進行時候，龍芝圓帶來白柳這封信，他拆開一看，不覺大吃一驚，這封信裏要求章瑞昆趕速結婚，她已有三個月的身孕，家長已知其事，如不趕速舉行婚事，將無顏做人，準備一死，

生着不能做你章家的人，死亦爲你章家之鬼呢。（欲知後事如何，請閱第二集，並按期先行在電影話劇半月刊發表。）

